

原

富

原富部丁目錄

引論

篇一論商宗計學之失

篇二論沮抑外貨不使爭銷之政

篇三論兩國通商以進出差爲負而設法沮抑來貨之非

一其非理自商宗計學之說觀之而見者

二其非理自常道觀之而見者

篇四論釐還稅

篇五論獎外輸

一論穀麥商務及英國穀法

篇六論通商條約

篇七論外屬

一論新地海盛之由

二論美洲既通印度海道亦達歐洲四之所獲之大利

篇八結論通商計學之旨

篇九論農宗計學

原富部下

英倫斯密亞丹原本

侯官嚴復幾道翻譯

引論

計學者，制治經國之學之一支。其所講求者二：一曰足民食，次曰富國用。計學之所求，在君民各足而已。世異民殊，國之進於富厚者各異，故言計學者有二宗焉。而皆以足民爲本，曰商宗，曰農宗。二者皆予所欲明辨而詳言者，則請先言商宗。蓋商宗差晚出，而吾黨英人事效當前，易明曉耳。

案斯密氏計學界說如此，而後人病其渾悅，著論說者希復用之。今計學界說曰：計學者，所以樂生財分財用財之理也。其於義進矣，而名學家病其所用生分用三名之多歧義，則又曰：計學者，所以講鼓功被物而興易值之力理者也。進而彌精，非明格致者未易猝解矣。蓋斯密氏所標，聊用明旨，本非界說正門，其所以爲

渾悅者以雜其與經濟全學相混。日本已謂計學爲經濟學矣。一英僑賓德門經濟界說謂其術所以求最大之福。福最衆之人。如用斯密氏之義。則足民一語必合德行風俗智力制度宗教數者而言。其說始備。顧計學所有事者。實不外財富消長而已。故曰渾也。又足民富國者本學之所嚮而所探討論證者財之理與相生相養之致也。而斯密氏獨標所求不言所學。故曰悅也。至譯此爲計學而不曰理財者。亦自有說。蓋學與術異。學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術者據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學主知。術主行。計學學也。理財術也。術之名必不可以譯學。一也。財之生分理積。皆計學所討論。非理之一言所能盡。二也。且理財已成陳言。人云理財多主國用。意偏於國。不關在民。三也。吾聞古之司農。稱爲計相。守令報最。亦曰上計。然則一群之財消息盈虛。皆爲計事。此計學之名所由立也。

篇一

論商宗計學之失

自泉幣之用有二端。既爲交易之易中，又爲貴賤之程準。於是人狃於所習，而非泉幣不足名財，非金銀不足名富之意起矣。自其爲貿易之中也，故以金錢易物，其便倍蓰於物之自相易，慮無財耳。有財斯有物矣。自其爲貴賤之準也，故凡物易量之大小，皆以金錢稱。富者以其金多，貧者爲其錢少。人纖齋求富者，謂之重錢，慷慨好施與者，謂於錢輕。富也多費也，雄於財也。自常語云之，皆指金銀錢鈔之多而已。初未嘗有別異也。

其言國之貧富也，與稱家之貧富同。國何以富，多金之謂也。其所謂富國之策者，課所以充實府庫，舍積銀累金而外，無他道矣。往者美洲始通，西班牙人至一新岸，則必問其地及鄰金銀多寡。其所以殷殷探此者，意謂假使二者無多，即非樂土，無足顧味。必黃白饒衍，乃可占居或攻取耳。吾聞蒙古成吉思可汗至歐東日，神甫喀比諾爲法蘭西王使其軍，軍中人輒問法國牛羊幾許。此其間旨，與西班牙所問正同。大抵以貧富定攻否耳。蒙古不知泉幣，而以牛羊爲易中。故問牛羊，西班牙用泉幣。

故問金銀也。假必以所問者定國貧富。則成吉思之言。近真也。

英之洛克者。理家巨擘也。顧其論泉幣。則云。食貨爲物。銷耗隨時。故其富不可以久。賴國而僅僅饒此。則雖無出口外流之事。今茲至足。來許可以綦貧。至於泉幣。其爲物。實時不渝。但有周流而無耗蝕。假令以術馭之。令無出國。雖永遠利賴。可也。如洛克言。則金銀乃一國食貨中最爲悠久堅固者。彼謂計學之書。理財之政。皆當以厚積金銀爲第一義者。宜已。

或又謂國所以務積金銀者。以有與通之故。今假一國獨立世間而無鄰敵。抑雖有鄰敵不相往來。則泉幣多寡。無關強弱。蓋泉幣之用。在於爲價通貨。多則名多寡則名寡。而於富厚貧劣之實。視國中衣食之豐儉者。固無間也。獨至有所與通鄰敵相望。兵爭之端。隨時而起。陸軍海旅。長行遠征。則無金銀軍興乃乏。是以如是之國。當其間暇。必以多積金銀爲主謀。庶外憂之起。有以待之。不至困殆。其論如此。

自時俗之論如此。理家之言如彼。於是歐洲諸國。王政柄者。群然以使國多金爲要。

固雖得效蓋寡。要皆盡心力窮國勢而爲之。西班牙波陀噶爾奄字內極軟之礦而歐洲金銀之窟穴也。乃設重刑以嚴開出之禁。征厚稅以塞外輸之門。於是尤而效之。靡國蔑爾。若英若法。先皆行之。甚至若吾蘇之貧國。而考其議院憲令。亦懸策金出國之條。其出人意表如此。蘇而如是。則餘國可類推已。

案英國金銀出口之禁至察理第一而除

繼而各國通商日宏。而金銀出口之禁。遂爲商民之大梗。蓋商法三。而國中貿易無倫已。至於中外貿易。或境外貿易。皆以見錢交易。於彼此最爲利便。輕簡者自禁令設。則必出於以貨易貨之一途。而虧損滋甚。於是各國經商之民。始群起而與此禁爲難矣。其議曰。夫國家所以禁金銀出口者。恐國寶之日以見少故也。願今用金銀而以之置貨通商於外。則轉移之頃。將不見少而見多。何名而禁之乎。蓋但使國中於外貨無或加銷。則此貨勢必復出。貨復出矣。財復而盜利增。國中之見財不因是而加多乎。蒙氏曰。通商之出錢。猶耕者之播種也。搗一囊之嘉穀。不實之倉。

庚之中而棄之泥塗之上使但見其爲此而不從其後而觀之則方春之農皆不惠而衷心者矣設國家緣此而懸播棄穀食之禁山野之民皆將笑之而吾未見禁金銀出國者之賢於前令也又議曰國家欲金銀之不出口禁無益也夫金銀爲物值鉅而易挾值鉅則利重而民輕犯禁易挾則漏多而姦難以察欲塞金銀之出國者道在審進出之差進出差者總進出口之貨相抵之餘數也使出口貨多而進口貨少則進出差爲正而在我收價於外而後平而我之金銀增矣反是則進出差爲負而在人出價以償而後平而我之金銀減矣進出差既爲負而在人雖欲勿償不可得也當是而適有金銀出國之禁勢不足以止金銀之勿行徒以令故使其事之得危而所償之益費耳蓋禁設而金銀之出口難難故兌者之保險加保險加故兌者起金銀之在內者賤在外者貴兌價既起差數轉滋是禁其出國而出國之金銀乃轉多也今設英與荷蘭通而進出差爲負而在彼銀由英兌荷者逢百加五英市不五翁斯之銀以之入荷僅作百翁斯計是在英百五者在荷作百得貨如之而在荷

百者。在英作百五。得貨亦如之。如此則英貨入荷降賤者百五。而荷貨入英翔貴者亦百五。各如其兌價之差。故二國兌銀。由荷入英之所減。將適若由英入荷者之所增。而進出之差。既爲負而在人。我之所償負者。亦百五加多。而見財之外出者愈益鉅。

當是時群議以禁金銀出國爲不然者如此。自我觀之。則其論之篤謬亦參半也。如其謂出金銀以通商國。實不必見少。且將加多。此篤論也。又其謂使金銀出國而利從之。則雖有禁不止。亦篤論也。獨其謂欲塞金銀出國之流。在當國者審出進之差而爲之所。此謬說也。蓋金銀者百貨之一端。百貨之盈虛。當國者未嘗加意也。任交易之自然。則常各足。何獨至金銀而不然乎。卽其謂兌價外長。將使出進之負差益鉅。而金銀之外出者彌多。亦謬說耳。夫謂兌價外長。則商之償通負於彼者。數溢於未長之前。是固然也。顧其所溢爲之兌者受之。卽以犯禁私爲之故。其費以滋。而其費實用於本國。不必比之未禁未長之前。多所闕出。明矣。賄囑之行私。偷漏之冒險。

其所費者皆未出國而散之。至於出關則未有角尖之微。溢於原數者矣。且兌價既外長矣。商者惜費。將自劑其出進之數。使之差均。而兌價外長。其理如加征。則外來之物價必比例而翔貴。價貴則銷狹。凡此皆所以減進出之負差。而金銀之出國者自少。何緣而云益鉅乎。

其說之不能無頗謬如此。顧時人則深韙而從之矣。蓋當時議者諸商。而聽我裁擇之者。則議院也。樞府也。爵紳世家也。議者自謂洞悉商情者也。聽其議者自謂於商業無所知者也。夫通商之可以富國。視已成事。夫人而喻之。獨所以富之理。雖商者不必深喻。商之所知者。在務富其家。至於富國。彼實未嘗措意也。法令有所梗。則群議上言。請變置。亦時取通商之便利言之。明舊法之所以抑遏利源。致生理不得發舒之故。如前謂通商可致金銀。其不得宏長暢流者。坐禁出之令之爲梗。一倡萬和。前令平廢。當是時。英法二邦。禁不得開出者。止於造成之制幣。其在錠未範之金銀。與外國之泉幣。則不禁也。至於荷蘭。雖制幣亦縱出入。而國家所斤斤致議者。從此

乃在進出之差。然而禁金銀出國無益矣。即講進出之差者。猶之無益也。而其事愈煩。其效愈渺。有蒙氏者著書。號英國富源。多言通商之利。其中持說堅義。不獨英之政府放而行之。即歐洲諸邦。言商政者。實皆取法於此。其書重外商而不主國中。之貿易。獨不知國中貿易。乃商法之最要者。蓋用母同而利盡。國中所鼓之民功。最業故也。而其書乃輕視之。以爲次於中外貿易者。彼以爲國中貿易。於封內金銀之數。即無所損。亦無所增。故無關於國之貧富。但使其業之衰盛。不至牽率國外通商之局者。雖置之。不論不議可耳。

案國中貿易。利國過於內外貿易。其理已於前篇發之。法國計學家先明此義。斯密氏言此。夫有所受之矣。

國無礦。不自出金銀。抑雖出而不足於用。則必待外至無疑也。此如國中無葡萄田。不自作酒。則飲者必他國之所供。事正等耳。顧未聞以國之不產葡萄。主計者必競競於酒樽之出入。而後民足於醉。則何爲以國之無礦。主計者必致謹於進出之差。

而後黃白乃足用乎此亦說之不可通者矣。國有致酒之資，欲飲者酒自至。國有致金銀之產，需金銀者金銀自來也。凡物非已產者，皆見價而後來，爲百貨之價者，固金銀也。而爲金銀之價者，則百貨也。任供求之自己，不煩主計者之神慮，而吾國之酒，自足用，則吾亦將任供求之自己，不煩主計者之神慮，而知吾國之金銀必足用也。夫金銀不至其國者，亦有之矣，不能具百貨之價，以爲易，與其物已饒衍，更至乃無所用，如是者，乃真不至。夫如是而不至者，雖主計者日握算持籌，豈能使必至哉。

國中諸食貨，大抵皆視求以爲供，一物之至其市也，總其產與輸之費，合租庸息三者，以爲價，求者之力，足以及之。雖在絕遠，集其市矣。此供求相劑之理也。且供求之相劑，物莫易於金銀，蓋其物值鉅而易換貨之，最便轉輸者也。由甲之賤，趨乙之貴，由丙之多，趨丁之寡，風馳水注，不啻也。今設吾英欲得黃金，而力足以致，則由力斯彭抑他產金，所以至倫敦，運五十噸之金，以造五百萬幾尼者，一舟之載足矣。又使

所求者爲穀麥。其值同前。穀價漲五幾尼。則資百萬噸之噸載。或千噸之船千艘。而後集事。此用今日全英之船數。一英之船數至光緒六年七百萬噸有餘。而猶不足也。轉輸難易之例如此。而供求相劑難易之例亦如此矣。

使國中金銀之積。已爲過求之供。則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物之無出國。西班牙波陀噶爾已用之矣。而金銀之外流自若。秘魯巴西船日月至。充物都市。二品之價。賤於郵封。此如水然。高下既殊。欲其不趨於平。不得也。由是亦知使國之金銀求過於供。而二品之價。日貴於鄰國。則其物之至。亦無待法令爲之招也。且令禁其勿來。勢亦不可得耳。試觀希臘舊史。言斯巴丹饑食。粟沙穀斯當國。禁金銀入境。而四遠賤至。令卒不行。可以證矣。至於近世。英荷皆有大東公司。荷公司所運茶葉。比英公司所運者。微差。廉而議院然。荷茶勿入口。不得。今若每磅茶價。爲最貴之十六先令。則以銀論。茶之占位。過銀百倍。以金論。其占位過者二千倍有餘。其偷漏關入。難易比例可見。今茶尙以微利而漏之。况金銀乎。彼以禁令爲可恃者。特不思耳。

而金銀之價其升降常舒無驟騰驟跌之弊者實亦順易挾利轉之故百貨占位大半多龐大輪困流轉不易則市邑盈虛之難劑如之其奇貴甚賤之事爲金銀之所無金銀之騰跌也常緩常漸常均人謂歐洲近二百年來以西印度諸礦之開金銀之價常跌而不起此其實然與否難以決知所可知者金銀貴賤之差至使百貨之價高下顯殊則必如新得美洲時而後有此耳

案近十餘年間東亞金銀貴賤之變實爲亘古所未有以金爲準則銀之降賤殆倍於十稔以前而銅之貴則古二而今三此其故粗而言之銀礦所出日多一也東西諸邦悉棄銀而用金準二也中國立於其中無力改作遂爲天下之下流國中物價今昔絕異此其世變豈異美洲新得時耶

夫然自知計者觀之任商業之自然其國中之金銀必不至於不足就令不足而食貨既饒之後其事亦不必遠病國也蓋使物材不足則施巧成器者無以爲致力之資而工始病矣使嘉穀隱膳不足則養生者儉而民阻飢矣獨至金銀泉幣之不足

民尙交易之可爲。雖甚不便。猶未若前害之烈也。且猶有質劑契約之代行。而楮幣果善爲之。且便或逾於三品。故舉輕重緩急之情。而統籌之。彼爲國家者。以金銀之多寡爲一大事。惻惻然惟恐其積之。不增者。其用心。眞無當也。

夫一國金銀泉幣之不出。寡如此。而閭閻之嘲謔。非里之咨嗟。其惡弊常至於吾耳者。莫若錢少之衆。何也。曰。此非錢少也。求錢而力中求者少也。夫錢如酒然。沽之既無費。買之莫能得。則長渴飲而已矣。使有費足以沽。其信可以買。求則得之。未嘗欲飲而歎良醞之難遇也。錢之爲物。何以異此。或又曰。患錢少者。常不止於一二人之嗟不節者已也。有時徧一市一鄉。而皆云爾者。則又何居。曰。此廢著治生而過其力之通弊也。豪奢之子。不量歲入而爲出。遂利之夫。數倍母財以置貨。則終之其費不足。以易錢。其信不足以舉資。弊亦等耳。爲貴庾以規厚利。期未至而積財蕩然。其然諾亦不爲國人所任信。則徧走國中以求稱貸。而人皆告以無財。雖然。此不足以云國之泉幣少也。泉幣之多寡。自若。彼欲之者。無術焉。易而得之。蓋商之通塞。有時。方

其通而贏率優也。則自駟商至於行賈，皆犯過實之愆，以邀一時之利。彼非斥真財以治之也。大抵著諸執契爲之，籠甚多之貨，以致之遠方，冀幸期之未熟，而數倍之利已坐得矣。事反所期，而賁通者總至，索見財則已亡，欲舉資則無以爲質，其財之少也，其得之難也。故吾人遊一閩之市，而聞財涸錢乏之云，遂指爲國中金銀之不足於用者，其遯事實遠矣。

必曲辨巧辨夫金銀泉幣之非財，而在金銀泉幣之所易而得者，以有所易，其用乃珍，雖其理固然，而必爲時俗之所笑。夫泉幣固財也，國之積聚，必有金銀，顧其物必居其少分，而爲其不生不息之一端。此在前部固已深明其難矣。國之財產，有貨有泉，貿易之家，常若泉之轉貨易，而貨之轉泉難者，非必泉之爲財切於貨也。是有故焉。泉者交易之通器，隨時可轉，遇物能售，故以貨得泉者，由拘而通，由泉成貨者，由通而拘，其故一也。貨常易毀，泉則不腐，故藏貨者多耗虧，而積泉者少闕損，其故二也。貨之未售也，索通多則無以應，既轉爲泉，肆應有餘，不受迫促，其故三也。凡利之

始則出泉以置貨，必復轉泉，乃見贏利。故以泉轉貨，勢常緩，以貨轉泉，情恆嚴。其故四也。統此四者，由是先泉後貨之見日深，常以貨爲塗術，以泉爲歸宿，得貨所以求泉，而非多泉不足稱富者，人同此情矣。雖然，計一國之利者，與言一家之財異。故商賈屯貨雖多，而轉不以時，則其業可以僥，而國不富是也。商賈之財，必比貨而後爲母，貨必轉泉而後餘利，而一國之貨，不必皆轉爲泉也。其歲殖出以外售者常少，留以內銷者常多。且外售者必出其所有餘，而所易者又常爲外貨，取給民用，不必皆轉爲金銀泉幣，逐利資也。故國之歲殖，雖貨不轉泉，未嘗病國。至通財輪轂，坐以見少而不便事者，則有之矣。然尙有他物焉，可以承其乏而周於用也。民每歲用循環之母財等者，則其歲殖亦等有歲殖斯有金銀矣。且由暫而言，則泉之轉貨，易於貨之轉泉也。以久道言，則貨不轉泉，其用自存，泉不轉貨，其用斯廢。故泉常求貨，而貨不必常求泉也。民之得貨，將以用享者，不必復售也，而其得泉也，其終必以求貨。泉得貨，可以爲終事，貨轉泉，不可以爲終事也。民之求泉，志不在泉，得泉而貨從之，則

志在貨也。

時俗之言曰。衣食百貨。年月輒毀。去而不留之物也。金銀者。物產之精。貫時無變。使國無滿廩。而常積累。數世之後。國之富厚。豈可量哉。故出不變之寶。易易毀之物。國之失計。莫過此者。此其所以貴金銀而賤百貨者。以其物之耐久故也。而吾所不解者。則英出鐵器。以易法之酒醪。而若人又不以爲失。何耶。鐵之耐久。亞於金銀。何不云使其物常無出國。則累世之積。則鎔之富。豈可量哉。假使吾爲此言。彼將曰。國之需鼎鎔也。其數有限。徒富其物。過於國中烹飪之所資者。是謂大愚。硜硜者何足寶乎。果一旦飲食之事加多。鼎鎔之用。將不期而自足。不至羹脯繁而釜鬲寡也。當其有用。輟其實。以具其器者。有之矣。虞其工以治其業者。有之矣。何虞其乏於用哉。此其言是也。顧奈何以鐵言則明。以金言則惑乎。國之需金銀。其數亦有限也。鐵所以爲鼎鎔。而金銀所以爲圖法。若格棧疆飾之事。圖法之限。限於國貨之待轉。格棧疆飾之限。限於有力而好麗者之家。使國貨之待轉者多。則貨以易金。而圖法自給。使

有力而好施之民數進則黃白雖在荒遠將梯航而自錄也亦何虞其乏於用乎吾未見積無用之金銀泉幣楮幣強飾者其智優於聚無用之鼎鑄也且無用之物非能徒積也積鼎鑄而無用者必損飲食之費也積金銀而無用者亦必損國民之衣食燕樂之奉而爲之泉幣楮幣強飾者猶之器也與鼎鑄之爲用蓋無殊方其有用則其數自增方其無用而強多之則其用亡而其數日轉減其爲物之易挾如此而停積之虧損甚鉅故不視用爲積而使之過多者雖有峻法厲禁不能止其勿出國也。

卽如國有隣敵師旅遠行亦不必積有金銀而後軍興不乏也蓋養海軍陸旅者糧食而非金銀使其國農工商三業既隆有以與遠方之食貨爲易則雖無金銀可以伐國吾嘗求之國有遠征之師所以餉其軍者有三道焉致其國所前積之金銀一也致其國工業所成之熟貨二也轉其國農功所登之生貨三也而國中所有之金銀亦可區爲三物其泉幣通寶一也其民之盤盂器皿二也其國君府庫之所積儲

三也。

然欲於一國泉幣之中求其有餘以爲遠餉則其勢常難蓋泉幣之流視國中待轉貨資之多寡待轉者富則泉幣多待轉者微則泉幣寡常有其限無大餘也有所不足則其物自增有所過多則自然外溢有莫之爲而自劑者焉至於國有兵事而師旅遠行國之見財挾與俱去然而遠行者衆居者減則轉者亦微其國幣之數亦可以降寡且兵事既起楮幣常興若吾英之司農鈔海軍鈔英倫版克鈔大抵皆起於此時以代真財之用而真財之外徙者益多雖然此非無盡不竭之源也使其費甚者則涸可翹足而待也

至於鎔鑄私家金銀器皿以益軍國之需則其勢尤有限輒近法國用兵（此係七年之戰始於乾隆二十一年英法爭北美剛那達地普與英合奧與法合兵連七年法失北美而得鹿林新叶加）當國者善用此術以籌餉其所得至微而案几蕭然國呈陋象論者謂其得不償失也更有國王私庫之儲其在古時常爲鉅款至於近

世王者私積之風漸衰。聞者獨普魯士國王而已。英國本棋中所有疆外之兵事。軍興之費較之前史所載實覺其奢。然其餉軍之金銀。既不出於國中之泉幣。不出於私家之重器。亦不出於王府之積儲。英法之戰。計費英用金錢九千萬鎊。其中新舉國債已七千五百萬矣。而又有所加什一之田賦。及移緩就急所借用之沈債帑項。一沈債帑項。乃國債還利之盈餘。積之所以漸澁。其債舊者。其法立於英威里布勒。說見部戊。一統此之費。其三分之二皆用於外邦者。若日耳曼。若波陀嗎爾。若美利堅。若地中海旁近國。若東西印度。皆銷耗此財地也。英之國主。不積私貨。而銷鎔私家雜器。吾國亦所未聞。當是時。英國通寶。蓋不過一千八百萬鎊。自重脩國法。復鑄金錢以來。或以謂遠過其數。其謬者。乃云三千萬云。一英國幣當一千八百五十六年。總計七千五百萬鎊。一此其數之實否。不具論。第由此言之。假本棋戰事之費。資於吾英之見財。則不出六七年之中。所用之金銀。必再出再反。而後可。則知金銀爲物。去而自復。人且不知。而吾謂主計者之於泉幣。一切持滿戒漏之政。爲無補之

勞心理益明白。不待更辨矣。何則。前者數千萬之金錢。再出再入。而吾民固未嘗覺也。且當此六七年中。軍興之費繁浩如彼。都市間亦未聞有言制幣特乏者。具貨轉泉。其得之之易。一如平日。獨是戰事殷而懋遷之利資暫厚。由此而競於商業者多。不列顛各口鬻財廢著之家。往往過於其力之所堪任。而錢少難得之歎。乃隨地聞矣。無見貨以爲易。然諾不見任於人。資者既艱於借費。貸者常難於索逋。遂群然以謂金銀之見少。豈真金銀之少哉。其具實力以與金銀爲易之人少也。

總之。近者七年之戰。其爲費之不啻如此。其由英而肇致外國者。決非全用金銀泉幣之見財。而必多運國中。所產之貨物。戰部之致金於遠方也。大抵發商領兌。商則受金出吡勒。遠人以吡勒取金於其地之某商。而商與商之相接也。或前有交易貨物之事。或兌金之後。而以貨作抵。故其真由英而至遠所者。皆貨而非金銀也。就令英產之貨。非彼所之所行銷。亦不過爲事較紆。以其貨先行於他國。由他國易行銷之貨。以致戰所。則多一吡勒而已。又不必致見財也。蓋致利銷之貨。則一轉移而贏。

利從之。徒運金銀。有致寇之危。而失經商之利。智民所不爲也。且出見財以求貨。遠方者。其利之生。不生於購貨之時。而生於售貨之後。若運金銀以償前兌之所負。既鮮回貨。利烏從生。故商者之代官領兌也。必逆知有可轉之貨。而後爲之。而當戰事。啟起之時。往往貨出無所回者。蓋其價於兌金時先受久矣。時人且不知而訝之也。前謂國中所積金銀。區爲三物。然三物之外。尙有周流於各商國之中。而爲之公幣者。則在錠之金銀是已。其爲物也。通於諸商國之中。猶制幣之通於一國。制幣之多寡。流趨視封內百貨之情以爲轉。二錠之多寡。流趨視各國地產之情以爲轉。二者皆以便懋遷。幣用於民與民。而錠用於國與國。故錠者。各國之公幣也。本祺之戰事。其用錠也必多。當群雄並爭之時。用錠之情。其多寡流趨。與安平之日固。有異。而轉而趨於戰地者必多。其爲芻粟衣糧之資所散而易者。在當衝之國矣。顧吾英每歲之所餉軍者。無間爲錠之多寡。必以英之歲殖易而得之。故極而求之。英之所以能轉戰累年。而不爲戰所困者。終在國中之歲殖。其地力人功之登成者矣。師興歲費。

至爲浩繁。國之歲殖能濟此而不匱者。必至盛旺而後能。試舉一千七百六十一年之一稔計之。是年軍費。糜者蓋一千九百萬鎊。此決非私積區區者之所能濟也。卽令國有最腴之金礦。其勢亦將不堪。西班牙波陀噶爾二國。由美運進之金銀。當至盛之年。不逾六百萬鎊之數。此軍中四閱月之費也。他可知矣。

當戰之頃。貨之便於行遠。易以餉軍者。莫如精緻之熟貨。以其物值多。易挾而運費輕也。國產是貨多者。則其從事遠略也輕。每有兵事不解。歷時甚長。爲費甚廣。而國之見財不以見少。順其貨常出而無所復。有者獨諸商之貨。非以資軍者也。國之餉軍。多由商兌。而商則以貨償所兌者。故其時工業最旺。其勤奮亦倍平時。蓋治貨行遠。以償軍需。一也。治貨爲易。乃致他產銷於國中。如平時相通之爲。二也。故每有兵戰。其勞師空國已極。而工業事勤利厚。或過平時。兵事既解。反嗟衰歇。其利若與國異道。國病而業休。國休而業病。觀於七年之戰。英國工業衰盛之情。將於吾言曉然。不待多所取證也。

案觀此可知近世兵事與古殊矣。中國戰事常在九有之中。喪亂薦臻。殘民毀物。而軍興之費。加賦乃給。故有壯者盡於軍旅。老弱困於轉輸之言。蓋生民之災。未有大於兵燹者也。至近世各國戰爭。往往起於國外。以他人之國爲戰場。若印度若土耳其。若西班牙。若南非洲。盡如此矣。而軍旅之費。又資應之。故兵事方殷。而國民不知所苦。且豈徒不知所苦而已。市廣利優。狎致雄富。者所在有之。如往者南北美之戰。工商諸業。振振闐闐。故其時人以謂國雖殘而民則利。推原其故。蓋師徒雲集。所需食貨。必倍平時。求者既多。供者自富。而邱山之費。倉卒求給。皆舉國債爲之。戰在境外。自無累民之事。究之兵費必有所出。而出者終當在民。是以禍難既平。師徒分散。不獨都市蕭寥。而賦稅常亦加重。此國病業。休國休業。病之象所由來也。假使師征之費。當桴鼓方鳴之日。卽出於閭閻。加賦之中。則農工商無一時之利。其休病之勢。與國乃同。而必無國殘民利之謬論矣。

用兵遠外。而徒恃國之生貨以餉軍者。其勢必不可以久支。非曰生貨之無所易也。

果其運致固亦可以濟兵食。繼軍需。特生貨多輪困。而運費煩浩耳。生貨者農之所產。每歲之殖。常視民數之多寡爲之。而其物又不可以驟擴。使致於遠者。忽然而多。則止以贖其民者。必忽然而不足。惟工成熟貨。可以免此。民之所取給者。常用其輩而出者。皆其業之所有餘也。吾友休曩大闢之論史事也。嘗言之矣。曰。英先王經營遠方。所不能久。暴師於外。而常中止者。其軍需兵食之所出。皆作於農產。與夫工業之劣粗者。農產國中所必資。不能多分以遠致也。而工業之劣粗者。其運費甚奢。而所以及軍者。儉。故武功之不揚。而遠略之不竟者。其故不坐於無財。坐工業精者未興故耳。當彼之時。國法已立。其以泉幣爲易如今。而其泉幣之多少。必與國中懋遷之繁簡爲比例者。與今日之情。無以異也。且其比例之率。必於今爲鉅者。以楮幣未行也。夫國之通商無聞。而工制蹇淺者。遇有大事。其君欲歛鉅貲於民。其勢必不可。以猝辦也。故如是之國。其君莫不有聚歛之行。不如此。無以備非常濟大役也。矧治之未隆。貧主多而廉君少歟。據土分民之世。國主之仰財也。所以爲一己之奉者。寔

而所以爲群賤之養者多。然而養群賤者。量入以爲出。其勢常處於有餘。奉一己者。私欲無涯。其勢常鄰於不足。曷嘗觀於韃靼之酋長大人乎。百十爲曹。莫不有藏畜。甞車之私畜。烏庫連。戈利克。種人之長。曰麻哲巴者。瑞典名王察理第十二之同盟也。麻哲巴者。戈利克裔。族孤兒。順治元年。生於波蘭之卜多利亞。長入波蘭王宮。爲侍衛。與王妃通事。覺縛麻哲巴於野馬之背。將磔之。而馬逸。負麻哲巴入烏庫連山林中。遇種人脫其繫。立之爲酋。康熙二十六年。俄皇大彼得立之爲烏庫連貝子。絕愛重之。願麻哲巴欲自立。不附。大彼得則陰與波蘭之思但尼斯拉。泊瑞典王察理爲聯約。拒俄人。崗麻哲巴於巴爾林。敗走瑞典。從察理與俄戰於布魯圖哇。復走瑞典之賓特爾。康熙四十八年。發憤仰藥死。其私府之積。號甲東歐。仰而溯之。則法之黑露文種王。一唐天寶已前王法。一英之撒遜種王。泊諾曼種王之前數代。大抵皆當積聚。當是時。無間篡竊與傳繼。其嗣王皆以奄有前人府庫。爲立業。克固之始基。自工商業昌。文明肇啓。而邦君乃不以斂富爲要義。蓋卽有大事。取財於民。

一國世院自
無難。而其事可廢也。且輒近世主其求財之用意。又與古殊。民生優樂。古者樸樸之風。降徼官府之費。日益華奢。其勢不惟爲積之不能。且日形其不足。輟設險治兵之資。以從事於苑囿居養之樂者。有之矣。雖者德師栗達遊波斯歸。而著論曰。吾見其國之麗都。而不見其強果也。吾見其民之多奴隸。而罕聞其勝兵也。此以云今歐洲數國之形。殆近之矣。

案所言當以貨之精粗爲判。不當以農工之產爲分也。在作者之意。固亦言其大凡。然有漏義。農之所產。固有貴重之物。而礦產金銀。又無論已。道咸間英人犯華。鴉片乃餉軍之大宗。不可謂鴉片非農產類也。英國當元明間。羊毛爲出口重貨。義都活第三恃之以與法播。他若美之棉花菸葉。乃所用抵軍餉國債者。而吾國之茶絲羊毛。在國家皆爲要貨。他日所以清償國債者。此其大物也。而主持度支大臣。與外省之疆吏。茶聽其雜。蠶聽其疫。毫末不加人力。一任於天事之自爲。此則重可歎愧者矣。

故國有通商而徒以欲進金銀者。則通商之利亦隘矣。夫曰通商以欲進金銀爲利者。其說已非。曰通商專爲欲進金銀而起者。其說尤悖。然則二國通商。其利果安在乎。曰大利有三。一曰出有餘。一曰濟不足。夫一國地方民功之所產。而至於有餘者。物雖供而莫之求也。故有餘則無利。通商者。致有餘之產於方求之國。而認其最貴也。物有其不足者。有求而莫之供也。故不足則生鬱而事或不周。通商者。致他所易供之貨。以濟吾土所不足。而買其最廉也。是故一交易之間。而利並起。通商之行於國與國。猶市易之行於民與民。其理豈二致哉。昔者以銷場之隘。而分功之局。雖有而未周也。自通商行而分功之微。至精專。各臻其極。而爲之乃愈疾矣。且有餘者皆有所銷。而貨不至於壅滯。生者得此之勳功而愈衆。由是而歲殖增。亦由是而國財廣。落其源而暢其流。而財之生。乃以無量。通商之實利如此。此凡通之國所公享者。而大利則在經商者之所居。何則。此出有餘。濟不足之事。彼之神慮。用於本國者深。而施於異國者淺故也。至於欲進金銀之爲。使其國無礦。通商之興。固足以致之。然

其利乃所旁收而非正業。方之前二。至不足道。使通商專爲金銀而設。一稊百稊之中。所載者雖不滿一船可也。

人皆知亞美利加通而歐羅巴富矣。然美所以富歐者。非金銀也。美誠多金銀之礦。而特肥。顧其礦之多且肥者。其大效不過使吾洲二金之日賤。設以穀爲之程。則握粟以易盤盂。今之所費者。僅得十五稊。中所費者。參之一已耳。吾歐民終歲之勤動。如初。其所得之金銀。乃三倍於古昔。夫一貨之價。使其降賤也。參前之一。則不獨有力者之取是。將三倍於其初。而力足中求之家。亦將緣其賤而益衆。則其數雖十倍。二十倍於前可也。故令通商之事。從同。歐洲金銀器皿之多。以美礦故。亦二十倍三十倍於無礦之日。然則美礦之便於歐民。誠無疑。然其便至於如是而止。而亦有不便生其中焉。何則。以金銀之降賤於易中之德。有損故也。所購之物均。而所攜之金加重。往之一古洛而可者。乃今一先令而後得之。此之不便與前之便者。皆微。而進退略相抵。故金銀二者出礦之少多。於歐洲之民生。不能有大變異也。雖然。謂美洲

之礦產無關於歐洲之世變可謂美洲之開通無關於歐之世變不可蓋美之新通
爲歐產開無窮之銷市由是而分功宏亦由是而民力奮收益疾益巧之效於不自
知向使美洲不通則歐市廣狹長此終古而有餘之貨無所銷施生業如故而民氣
不新其效不僅民之不富己也惟巧疾並臻故各國之物產皆進斯其民實富各力
裕而氣舒當是之時不獨歐貨之於美民爲所新見也即美產之入歐市亦皆創獲
也開亘古未通之商局其事固當爲彼此交益之新機不幸貪人敗類吾歐民之屢
其地者恣其強暴播奪之凶威而美之種人始告病已

自亞美利加之通而歐洲之商場廣而自得非洲好望角海船東繞以抵印度而歐
洲之商場尤廣一歐人航海尋通新地莫盛於前明成化宏治之間而大抵皆波陀
噶爾西班牙二國之民而波陀噶爾爲尤著其山歐洲航海通中國者亦波陀噶爾
最先此中國人所以獨稱其國爲大西洋而澳門爲最舊之租界也蓋其時波西與
義大里諸國天算獨精善揆測經緯而海國之民又擅駕舟之技故也如美之通則

始於科命波科本番奴亞民仕於波陀噶爾者常謂欲通印度不必繞非洲南極地
既員體但西向長駛自能終達以其策于英法政府求其資助皆不應久之西班牙
后伊薩自信其術脫拜耳重寶資以三船於宏治五年立秋前六日西駛其年寒露
後三日抵墨西哥灣之海梯島則自以爲已達東球此西印度之名所由昉也又印
度通歐之海道則始於波陀噶爾海將名花思戈者先是波陀噶爾人已得好望角
至宏治十年花思戈駕船東繞閱十數月而抵印度西偏之噶里谷蓋其事方之科
命波爲尤難至正德三年阿布葛味爲彼駐印大臣而馬刺甲爲所并阿布葛味爲
其王所遣者刺死舟中繼其位者本其遺策而求通中國及日本嘉靖隆慶間波陀
噶爾入粵之澳門云一蓋美多草味之國其治化略有可言者獨墨西哥秘魯二國
而已自西班牙入至而二者皆殘而不可復而若痕都斯垣若支那若日本若支那
已南各國大抵皆數千年建國雖其中無肥曠若秘魯墨西哥者而其民之富樂其
野之關治制作工商之業皆非二國所可幾自古化國通商其相易之物必多其所

收之利必大過於淺化者。顧自海通以還。昔歐所收遠東之利益。若轉不遠所收於亞美利加者。則其利有或過之者矣。波陸噶爾人。早斷印度商利者。殆百餘年。餘國之貨之去來。大抵皆波陸噶爾人爲之。中僉前租初。或荷蘭諸商欲分其利。則劍爲大東公司以統之。繼而英法瑞典丹馬諸國皆有公司之立。利出一門。而非大通之交易。而美洲商業。則盡人可爲。不受公司之宰權。收利微鉅。此其山矣。夫大東諸公司所獨享之利權。其獨蒙外國王官之保護。由此而致不訾之財。實爲未沾其利者之所深嫉。以其歲輸遠東之銀無算。遂僉言其業有害於國家。乞禁止。於是公司應之曰。公司之致貨東方。誠非以銀不可。銀之注於東方者實多。然自通商公司之立。每歲各國收利。皆優於初。然則公司所爲。或有損於歐州之全局。而於各公司本國。皆固莫大之利源也。其語之不通如此。蓋請禁之家。與公司之人。皆徂於時俗之見。以銀多爲利。因銀日流於東方。統其效之見於歐洲者。盤盪或以稍貴。而制幣之用。不至過輕。前爲微害。後爲小利。要之二者於國計皆不足道也。自遠東既通。百貨暢

流歐洲各國之富。固宜大加。而其利不過如今日之所收者。則國家沮勸之政非也。夫民生言語之間。以財與錢爲同物久矣。名同而其物質不同。此諛辭之所由生。世俗之見。所由錮。且習之既久。欲區以別。其勞誠難。或深知俗說之非矣。而言論爭辨之頃。有不自知而謬迷者。言計之士。皆以務聚斂。謹漏卮二者爲不易之財政。國無金銀之礦。則必務聚斂。必謹漏卮。必審於進出之差。使鄰貨之來。必劣於己貨之出。而後已。則爲之政令。恐塞外國之進貨。獎本國之外輸。以斯二者爲理財之大經。蓋前宗計學之家。能違之者寡矣。

其塞外國進貨之政。二。一。凡外國之貨。來銷國中。而與本國之貨爭銷者。不問何國。皆沮抑之。使勿暢流。二。凡與其國通商。而進出差爲負者。不問何貨。皆沮抑之。使漸相抵。而其所以沮抑之爲。又不出於二術。征以重稅。一也。閉關勿納。二也。

其獎本國外輸之政。四。還稅。一也。予獎。二也。立專約。三也。開藩屬。四也。其爲還稅者。二。本國之貨。征抽已納。至於出口。則掣其所已征者之全。若半。以還商者。又外國之

貨力入國而征之。及其更出。則掣其所已征之全若半。以還商者。其爲予獎亦二熟貨之製造方始。利入不宏。而主計者以爲利國。則獎之。又他舊業之所登。必外輸多。而後國利者。則亦獎之。其立專約者。與所通之國爲專條。利過於餘國所沾享者。若他關。若減權。皆此類矣。其開藩屬者。遠方步口。爲一國所特開。若航海所尋得。或兵力所侵取。則其國之民。凡貨與商。皆享專權之專利。抑使其利優於餘國之商。

此其所以塞外國進貨之政二。而所以獎本國外輸之政四。統此六術。皆以謹漏卮。而使進出之差常爲正。而在己之道也。蓋以謂進出之差正。則漏卮塞。漏卮塞。則國之金銀不可勝用。國之金銀不可勝用。則富國之道盡矣。此其策之爲長爲短。爲巧爲拙。余將各以一篇言之。姑不言其聚致金銀之多寡。但計其效於一國歲殖之何若。蓋國之富貧。民之苦樂。必視歲殖之盈虧。使歲殖降多。而國不富。民不樂者。蓋未之有。歲殖世減。則雖廣積重資。吾未見其物之可長保也。

篇二

論抑外貨不使爭銷之政

自國家於外來爭銷之產立關禁而加重征。而本國致登此產之民遂獨專其市利矣。今如禁生口鹽肉之入國。則豚膳屠肉之利。牧者專之。歲遇中穰。入口粟麥之征。禁重。其放幾與禁入者等。則穀食之利。農者專之。其他如禁外國鹿麝之入。則羽毛之業。壟斷焉。吾英絲織之業。向取其材於外者也。而近者亦許其專利。麻桌之業。尙未有此。則方出大力以求之。下此欲禁外來而盡市利者。國中之業方多。而國家或爲之立禁。或爲之加征。凡以助民興業之意也。此非稔於關征之故者。有欲舉其貨物之名而不能盡者矣。

夫謂專利之業。國財民力常勸趨之。此誠無疑。獨商政如是。國民之業將皆盛大。與否。而國家輔相民力。當因任自然。使趨於最宜之業乎。抑不本自然。矯以人力。使畸重輕之爲愈乎。則其理稍微。非常算所能盡矣。

理之最明。莫若民功視母財爲廣狹。蓋功必有所養。故言一國之民功。計母財可以

得其概。未有能過所養以爲多者。一人發業。其中所用之備。指必以其母之少多爲比例。則一群一國之中。率作與事勢民之數。亦以其全母爲比例。而無從獨多明矣。是故爲國理財。其中生者之衆寡。非政令沮勸之所能爲也。閉其爲此。開其爲彼。則政令沮勸之所能爲也。雖然。所開者未必利。而閉者未必害也。則莫若任民之自趨。今夫廢著鬻財。無開商工之業。必竭力盡慮。以出最利之塗。以爲最勝之業者。有識莫不同也。方其爲是意。非以爲群也。取適已事而已矣。然惟各適已事。而群之事大。利各遂其私。而公利存焉。故曰任民自趨。則最利之塗出。最勝之業興。此治國者所以不勞而財生也。

約以言之。其故有二。一役財者常以鄉國爲便。而以遠外爲危。但使贏率不相懸殊。必舍遠擇近。而以爲國中之商業。如是則其財之所鼓養者。皆本國之民功矣。境外之貿易。不若中外之貿易。中外之貿易。又不若國中之貿易。治業者之情常如是。蓋爲國中之貿易。其所斥之母財。常在目前。易以加察。不若境外者之遠而難稽。業近

則其母財所託之人云爲動作皆可周知。即不幸蒙欺。至與訟獄。本國刑憲。又所諳習。而其財易以復。此其所以利也。至境外貿易。其母財常分於二邦。地以遠而難知。事以懸而難理。所與託付經紀之人。其情常不可信。今有安蒙斯他丹商。用其母財。以致苦匿斯勃之穀。麥於力斯彭。又致力斯彭之酒。果於苦匿斯勃。此正所謂拍賣之業也。則其母必中分於力苦二地之間。而於安蒙本邑無所用也。故如是之商。恆於力苦二地。擇一而居。其止於安蒙者。必有所不得已者也。然以其地之遠而難知。事之懸而難理也。則其情常欲移遠就近。凡力苦二地往來之貨。苟無所失利。必使之多經安蒙。雖緣是而有車舟起卸之益費。關梁譏征之加煩。所不恤也。要以使母財之用。近而易稽已耳。是故拍賣盛者。其地若倉庾然。常爲百貨之所歸。治其業者。又常喜於就近求銷。以省後出之費。由是前所謂境外貿易者。乃漸轉而爲中外之貿易。而中外之貿易。亦漸轉而爲國中之貿易。則總而論之。商之爲業也。以其所居之地爲國中。其所斥之母財。經營雖廣。常內拱而輻湊之。繞樞而流。有離而遠去者。

其偶而非其常也。夫同一母財之用，以利國贖民言，境外之貿易不若中外之貿易。中外之貿易，不如國中之貿易，而民之自擇，又樂近業而憚遠圖。如此，則爲國理財者，聽商者之自趨，而其國已利矣。

二、發貯逐利之家，既贖民功矣，則其功之出利，必求其最多，又常情也。夫施巧成物之事，被其力於五材，而交易之價以起，故贖功者，贏利之厚薄，視被力者增價之多寡。出財贖功之求，不厭其厚，被力成物之增價，亦惟其多。然則任工者之自趨，而民之所治者，又皆最勝之業矣。

今夫一國歲殖之多寡，視其地力民功所歲登者，易權之大小。今者一國之商之役財也，既樂近業而憚遠圖，而工之贖功成物者，所增價又必求其最多。如是，則民之所爲，皆擴充一國歲殖之事矣。必謂彼以公利爲期，知其有益國之效，而後爲之者，是又不然。彼之舍遠而事近者，求己財之勿失耳。彼之務厚而不爲薄者，求所贏之日多耳。彼之所各恤者，皆己私，而國莫之爲。遂享其大利，且國之利，豈以彼之各恤

其私而或損哉。惟民恤其私而國以利。其利國乃愈實。賢於謠言利國者之所爲。彼謠言利國者。吾見其人聞其語矣。於國固未嘗利。且以彼之不公而國以病者有之矣。

吾方役財以求利。必操何業。必成何貨。而後吾之竊得乃最多。此惟當局而承其利害者。其謀爲最詳。斷非居民上操政柄者之所能及也。今乃民役私財。不任自謀。而執政者爲之代擇所宜。此不特教之以其所不請。且不悟其事本非他人所宜與聞。且非國家所宜問也。夫商業之事。消息至微。會當局者之自圖。將委之獨斷（謂執政者）一委之衆謀（謂議院之衆）而皆誤。彼不請而教者。固自命精能。而宜爲國民前導者也。不知此不請而教者。其愚且妄乃尤至。而僥人之事乃尤烈也。

夫曰代擇所宜。不請而教者。非必執衆商之家。而強聒之以所宜忌也。張之教條。子以尊利。使國中所銷售之某貨。所雇用之某藝。必其民之所自供者。而後可。此則與民役其財。而上教之以必從何道者。異而實未嘗異也。夫欲國中所銷售雇用。必其

民所自供者。此具律令條教。非無益必有損矣。何則。使本國所產。其廉善與外來者
埒。則是無益也。若不及。是有損也。吾聞川舍翁之教子也。曰。自製費而別購廉者。必
購而勿製。冠者不自爲履。必購於業屨者。履者不自爲冠。必購於業冠者。耕者不冠
亦不履。而各求於業者之家。此非拙於計利也。知利莫若各勤其所獨擅。有所求則
甯易而勿自爲。以其費時而損利也。家而如此。國胡不然。家有專業。而國有專產。夫
使外國供之而廉。國中自供之而貴。則物非吾地利民巧之所獨擅者。明矣。則與其
自供。何若出吾所專產者。相與爲易之。爲得乎。今夫一國民功之盛衰。獨與所斥之
母財有比例耳。不以有所外易而或減也。置所與易之功而不事者。固將以事吾所
最宜者也。最宜云者。同以一日一人之力爲此。其被功成物之值。較之於爲彼將有
贏也。且國所最宜於何而見之乎。知不在於向所易者。以自供之貴於外求也。自供
既貴於外求。則任民自趨。彼將必出於爲易。其所易之功力。必節於自供之功力。其
取易之價。必廉於自供之價。一交易而利生焉。乃向之出令者。必使之自供。是使民

業必舍所宜而爲其所不宜。是使歲殖之易權不加多而見少。號曰富民。直背馳耳。或謂國於各種製造。其始固未必皆能。惟民不求於外而自供之久。以習將自供者未必不廉於外求也。夫始不能而今能。則禁進口予專利爲之耳。安見其令之皆無益而有損乎。曰是不然。夫謂禁外易而民習自製一事也。謂民習自製而歲殖加多。國以進富。又一事也。爲前說者是爲後說者非也。蓋歲殖以所鼓之民功爲比例。民功以所斥之母財爲比例。而母財又以民歲入之有餘而積者爲比例也。方其禁令之行也。歲殖必以坐寡。而民之歲入不舒。歲入不舒。未見其能有餘而積也。無所積。故母財不增。母財不增。故民功不進。民功不進。故歲殖無所加多。而國無由以進富。此禁外易者之終效也。是故欲民財之有餘而積者。必聽用財求利者之自便。此斷然可知者也。故雖不禁進口。不予專利。而所求之某貨。緣是永永不能自供。其國未嘗因之以貧也。蓋國之母財。用者常有此數。聽民自便。其所趨之業。將必爲其所獨擅。所出之利。必期於至多。而歲殖母財。皆緣是而交進焉。

夫土宜民業之不同其相懸絕有萬萬不可以人力爭者今如葡萄之爲酒雖以蘇格闊之寒瘠使必爲之則爲煥室爲嗚房亦可以出美實爲佳釀而無如其價之三十倍於南來者何也今使當國者欲吾民自爲此酒而禁布根地與加拉勒（一酒名）之外來其事爲愚乎爲智乎誠使其事爲愚則三十倍其已甚者耳即至三倍或百而增三或千而增三凡如是者皆與愚爲同事何則多寡不同其損利均也國各有所獨擅得諸天者爲土宜得諸人者爲民巧置其所擅而爲其所不擅無所與易不得已而爲之猶可說也有與易乃禁之以自爲損利之事以此謀國導民智出墟市小民下矣

拒外貨而專內市工商之民尤欲之其利野業則有限也今使禁牛羊之入關而加外至之穀麥以重稅此在中穰之年亦與禁人等矣然而耕牧之民未必利也蓋熟貨之轉運輕而糶者所費尤微非牲畜穀食所可比故通商之業熟貨爲多贏率稍優即可占銷土產獨至生貨非甚厚之利不能今使國家悉弛熟貨入關之禁而平

權之則本國製造之家必爲所病。甚至僣什未可知也。至於生貨野業所登雖舊禁宏開恣其外至吾之耕牧無恙可也。

案國家雖扼外來之貨而使本國工商得專內市然非工商之家數爲限制則猶無益也。蓋使國人得以競操其業則斥母以治者其人必多而贏率日下且以競利者之驟多其贏率不及通行之率者有之。惟此等專市保商之法終不足以獲利。故英國當議去穀法。一凡條令賞罰爲稼穡而立者謂之穀法。一爲自由商政之時。工商之家人無異議而樂守舊者轉在田主農人。蓋其情與工商異也。

牲畜入關禁雖盡弛至者終不能多而無山與吾牧競利百貨皆便於舟漕獨生口不然生口陸行自致者也。海運則不獨生口有儀而芻豆水飲皆長費者矣。不列顛之與愛爾蘭相望一裨海耳。故其生口至矣無難然即使牛羊永遠弛禁吾知其於英之牧利猶無損。英蘇西偏傍海之地皆牧場愛之牲畜至其地莫售須更東逾大野乃得市此甚大之費也。畜之肥者不任長驅其遠必其瘦者如此則所侵非苗飼

填肥者之業而在孳乳蓄息者之家。若瘦者之質因多而廢於苗飼填肥者無損而反利故耳。然觀於弛禁之後。變之牲畜來者無多。而市中瘦牲仍售善價。可知即孳乳蓄息者亦未嘗受其損矣。吾聞愛爾蘭牛羊出口。小民緣此大謀。群欲沮之。然使其利果厚而爲國之所不禁者。小民雖欲沮。固不能也。

夫牧業既分孳乳苗飼而爲二。爲苗飼者必已墾滋沃之場。而孳乳之事雖斥鹵未闢。猶可用也。故國中瘠牲價高。能使未闢之壤收利不薄。此無異懸重賞以沮治闢矣。國之田野甚闢者。以納外至之瘠牲以苗飼而不自孳乳爲利。今荷蘭民所爲正如此。吾英之蘇格蘭。衛勒斯及那丹白狼諸山。部瘠確。天然孳乳之地也。使國中戶口日蕃。財富日溢。瘠地孳乳之利將亦不貲。當是時而弛牛羊入口之禁者。於此等業所傷實多。而通國之民則免於肉食奇貴之苦。肉食奇貴者。無異取國中膏腴田野而徧加地租也。

醃肉進口不禁。於國中牧業尤無損。醃肉輪困難致。其材常較鮮者爲劣。以醃漬加

鹽之故其價不能甚廉勢不能與本產之鮮肉爭市所爭者特本產醃肉而已醃肉之用海船走道遠者不得已儲之至於民間之騰騰嗜肺資之者少矣近事愛爾蘭醃肉至者不禁爲數甚微則知其利之薄而操牧業者不必憂見侵矣

卽至穀麥雖盡弛入口之禁於吾農必無大損又可知也穀麥以比屠肉其占位尤多占位多則運費大設每磅之麥僅一便士其貴實與乾肉之磅四便士者相當下稔告饑之歲穀麥外至者尙且無多則可知其利之薄而弛禁之不必病農矣嘗考吾英進口穀麥通數年而取其經數歲不過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括打劣通國每歲民食五百七十一分之一國家每逢穰歲則懸賞以獎外輸由此穰歲之出者多屈伸相報則每逢凶荒人者亦以稍溢向使爲政者因任自然將糴糶之數皆減截有餘補不足國中之穀豐歉相劑矣惟轉穀之商其業以穀之出入日煩爲利出穀之農固不爾也使國家一旦撤外輸之獎弛入口之禁更取一切穀法而悉去之受其損者將在穀商牙伯而不在田主與農人故樂守穀法而無變者非農也商也

案穀法爲英倫大政。自前明正統元年至道光二十二年。此上下四百有六年之間。所有事於教荒相農。邊客伸主。穰而外贖。歉而內糶。其條令科征。至繁而矣。而於其民。實無所利。而未嘗無損也。斯密氏原富之書。共分五部。其第四部。不抵論此。自其說出。議政之家。什九主除穀法矣。而富民有粵於近。無見於遠。議卒不行。至道光十九年。戈布登。下來德等諸商。立開穀法會。於孟哲沙。廣刊計。雖存穀儲書。頒於鄉塾。而業議洶洶。直至道光二十六年。英相皮勒魯勃當國。始大減入穀之權。越三年。而大通商法。一亦開。無遮。通商自由。商政一行。穀出入皆無稅矣。英穀法之始末如此。雖富強之運。有開必先。不可謂非斯密氏是。書力也。所可異者。斯密氏此謂穀法果變。將所損在商。而於耕牧之民無害。然則樂守穀法。而無變者。宜在商。而不在農矣。願富拿破命喋血歐羅。以至窺身孤島。民獲忘肩之後。其同聲合力。務去穀法。與他保商之政者。皆工商包業之民。而農牧之業。轉出死力。以與新政爲難。甚至穀法既廢十餘年。以歐洲牛疫之故。英國閉關畜牧者。牧畜

得之利於此時尙有欲復其令者則又何耶夫大通商法行之久遠必利於國誠無可疑獨至近小之端則其理亦有時而不驗田野鄉僻之夫服守先疇見聞狹狹其計利廣遠與時推移不及操邑業者固其所也

又案英國當乾隆間如斯密氏言其進口穀食僅二萬三千括打有奇抵其民食五百餘分之一耳至光緒丙子丁丑間其進麥以括打計者二十六兆而當其民食之半或三之一蓋中量七千八百萬石矣百餘年進盛之實如此此豈可以尋常計數進退論哉計學家以謂此不僅國加富庶之所爲而亦舟車利通轉運徑捷之故然舟車之所以利通汽舟鐵軌爲用一也漕渠廣開二也舟製日精三也海圖日密駕駛日精四也歸極言之則大抵皆由於學術此天算格致開物成務之功有必不可誣者矣且其民食出於外國者之多至於半本國之所產而土著之農未常病且樂利之愈以見斯密氏之論之不刊也

所貴夫耕牧之民者敦龐樂易而無壟斷專利之私製造工廠聞同業者開廠立肆

相去百里之遙。輒憐憫然恐其妨已。如荷蘭亞伯威。越業欲國家著令。不許人於三十里格之內。更設越廠。是已。惟農家田民則不然。不獨於鄰封樹畜之業。無所損嫉也。且樂觀其隴畝之治。關耕作之勤。業異工。商無所隱秘。果有可資利賴之農術。則樂與同。昨共井者。公而用之。此羅馬農家嘉鐸所前言者矣。且如是之民。常散處國中。聯合。解斷之事。不獨不爲。卽爲之。其勢亦不便。彼工商之業。同城共居。業約工聯。因之並起。凡爲專利而有事者耳。故嘗謂禁人專市之政。必起於工。商而農民從而倣之。其效龐樂易不私利己之風。遂浸以微。願不念其業與工商大異。宏獎廣納。使四方之貨至焉。方爲其業之利。奈何從而尤效之耶。

國禁牲穀外來。名曰衛農。其實非也。徒使其國之戶口生業。限於本土所生所養者而已。故沮外產之通流。其終常以自屈。雖然。有二端焉。行之而其國以利。

一。所保護之業之盛衰。有關於其國之強弱。今如吾英。國勢之振。廢。邊防之疏密。視習海之民與夫船舶之多寡。則航海之業所必爭者也。故其海運條例也。亦本此意。

而使本國之水手舟航。在在有專利之益。於外人則設爲政法。以困苦抑絕之。蓋所爭者不徒商利而已。海運條例。其目如下。一凡船舶其業主。非英國人。抑其船之水手。舵工。英產者。不及四分之一。三。則不得於英之沿海運載人貨。亦不得來往於英國。英屬之間。犯者船貨沒官。二。凡運土貨如穀麥木料及某某物至英口者。照第一條例。其用出貨之國船舶者。稅加倍。方准進口。其以他國船舶運載者。船貨皆沒官。一。自注荷蘭人走海爲商者。最衆。此例行其船不能入英口矣。三。凡運貨如穀麥及某某物。必自本產國運英。其由他國轉運而至者。無論用何國船舶。船貨皆沒官。一。自注此條亦對荷蘭而設。蓋當時荷爲歐洲都會。百貨多先聚其地。而後通四方。此例行而荷蘭失屯居之利矣。四。凡乾魚及鯨鬚鯨油。若他魚。不由英船捕獲曬製者。其進口稅加倍。一。自注當是時荷蘭漁業甲歐洲。此例行其貨至英者。無所利。一。凡此皆以力爭海運之利者也。此例之立。始於戈洛拿爾護國時。所謂長議院者。議行之。一。議院之制。其聚散皆以王命。此時國無王。議院聚而不散。故號長

也。一蓋先是英荷交惡。自此例行不久而二國遂戰。由今觀之。例意固不必本於計利。亦非由於國強。特交惡之深。而後出此。然其有益於固圉之圖。雖智者之慮。無以過此。當是時能與英爭海權者。獨荷蘭耳。使其船舶降少。走海民稀。固吾英之上計也。

苟自便商富民之旨而觀之。則前例爲無當。夫國與國之爲通商也。其理猶民與民之爲市。大抵販賤賣貴。取於最廉之家。而與於極之高價已耳。最廉極高者。擇於衆多之謂也。故關梁大通。而後貨之能來者無不來。能來者無不來。則擇其最廉也易。且來者既以商爲業矣。彼非徒鬻其貨已也。來爲鬻者。則去爲販者。故欲吾國產之價極高。必販者之衆。而後可。販者衆。必來鬻者衆。來鬻者衆。必關市之大通。然則販賤賣貴之事。皆必俟國無苛政。而後能之。今海運條例之立也。外國之船。其來爲吾英通貨者。或陽禁之。或陰沮之。彼既已困矣。而徒免出口數宗之稅。以勸其通。不知彼來者既無可售。則其去也亦不能購。必使賤來而實往。彼之來貨。又烏從出乎。故

通商之事。屈伸相酬。吾既爲之令。使其來者寡矣。則必至之效。將亦販往者稀。來
探寡而販往稀。則販賈賣貴之事。適得其反。何則。所與通者寡。而爲競者微也。故曰
以便商富國爲期。則其例爲無當也。雖然。自因其固。又謀國之大事也。其重過於便
商而富民。故海運條例者。終爲老成謀國之事。吾英海政。其以此爲最良者矣。

宋斯密氏之論海運條例也。可謂自信不篤者矣。何其言之多違反耶。故後之計
學家羅哲斯曰。斯密之美海運條例而不爲抨駁也。殆嘗於當時之議。而謙讓不
發耳。以本書之例言之。則境外稍商之業。民自計其贏失。而避趨之。必非政令之
所能沮勸也。海運條例。至一千八百五十四年盡廢。而其後海船且日多。習海之
民亦日衆。未聞坐是以加少。而英之海權以致微也。且當戈洛摩爾之行。此令也。
荷蘭之海權甚張。又未嘗受其結也。則吾不知所謂海運條例者。果何所用也。往
者當斯密氏時。英國家常令錄厲軍官。率數十百水勇。馳歷使隊。遊行市中。強募
人走海。或往印度。民於是始視海爲畏途。此其有損於英之海權。過於竟廢海運

條例遠矣。彼坐堂皇而議者所見不逾庭陞間。遇一弊不審其遠。因施一救弊之政。亦不思其遠果。故其所得乃無往不反其所期。其病國之尤。將斥之而不暇。奈之何。設淫辭而助之張目耶。

二進口貨與國中所產同物。本產有稅。則進口者亦宜加稅。庶不使本產之稅。畸重而受損也。今使進口與本產者稅均。則爲天下至平之政。蓋本產於國中之市。無所壟斷。則民之役財展力。不至於偏趨。進口之貨。同於有稅。則民之欲爲此業者。不至於裹足。故均稅之餘。內外二產。平均爲競。不異其初。但英國政府常法。凡本產有稅。而外至物同。欲以平民氣之器。且杜抑主扶客之誘。則於進口者。稍加重征。過於本產。由是平均爲競。自由通商之勢。稍稍偏矣。

顧或議曰。欲持本產與進口二者商業之平。其應行加征之進口貨。宜不止於同物者。而後得之。如一國於民生必用之物。如衣食之屬。既稅之矣。則進口貨之應征者。宜不止於布帛菽粟之屬。必於凡進口者。無不加征。而後爲平。蓋既征民用之所必

需則衣食貴。衣食貴則民功貴。民功貴則國產之出於民功者無不貴。故征民用所必需者。其效與無物不征等耳。何則。一切國產。固民力之所普存也。故欲持本產與進口二者商業之平。而不使之爲所偏勝。宜於進口之貨。物物加征。夫而後乃得其平也。

然所謂民用必需之物者。亦自有次第焉。今如鹽如蠶如皮革如膏蠟。亦民用所不可一日無者也。而吾國奉征之。由此而民功果加貴歟。且以民功之貴。凡民力所產者。將緣之而皆貴歟。是難言也。獨物之緣此而貴。與夫緣本業加征而貴者。其異有二。物以本業加征而貴者。其所加之多寡。所及之廣狹。盡然可計者也。由民功貴而皆貴者。所加之多寡。所及之廣狹。渾然不可知者也。其所貴之度數。既不可知。則於進口之貨。所應加之征權。又烏從而定之。此其難一也。國之賦稅。加於民生之所必需者。其效猶天時之隔并。地利之精確。蓋由此而衣食累難。待勳力厚費而後出也。今使國有天災。地產劣薄於此之時。爲之治者。固不如行寬大之政。聽民之各擇其

所宜假使設爲條教必區民之財力開其爲此禁其不彼則人將皆以爲妄矣夫加稅以抑進口之貨者無異設爲條教區民財力開其爲此禁其爲彼也而川之於賦稅已重衣食舉難之困則雖有天人之異而甚爲妄等耳行寬大之政則民自擇其所宜則國之賦稅雖重民猶能各奮心思各勞手足以求遺利之最優者以自救乃今以本國衣食之既貴反重征外來之貨必使之無物能廉則是既征於其前矣又從而征之於其後夫議者之意固將以扶民而善國也出以是術直不如其已耳此其難二也。

夫如是之稅之殃民與地之斥鹵天之積寒同其效乃往往見於土壤膏腴民力勤奮之國者非如是之國則弗堪也猶夫縱俗戕生依食無節而其人猶可以視息生存者其天乘必獨厚者也賦斂刻深百產騰踊而三國猶可以俯立不顛者亦以天形民材有獨優已歐洲諸國固於無藝之賦者荷蘭爲獨深而以形勢之傾民力之動至今猶足爲善國富於餘邦乃議者昧然轉舉之以證其政制之善夫亦可謂慎

已。

前謂沮抑外產不許通流國中獨有二端其國以利既詳論矣此外尚有一事其舉措宜爲之審慎者如既縱外產入國銷售宜如何以立限制一也外產業經禁沮宜如何而後可任復售二也。

所謂縱外產入國銷售宜如何以立限制者譬如彼於吾國之貨禁沮勿納或加重權則以報復之理言之雖於彼貨至者亦拒勿納或加重權困之未爲不直也故各國其貨爲他邦所沮抑者未嘗不亦取他邦之貨而沮抑之法國計學家最持保護本國工商之說者也故凡外貨入法與其本產爭銷莫不閉關或加重稅困之哥爾勃主法財政數十年常以此爲要策哥幹局識量輝映一時而不免爲此者蓋爲工商大戶邪說設辭之所益工商大戶以專利爲本謀者也至今法國通人談其軼事則皆以哥所爲爲無益而自困者以云利國偏其反矣其一千六百六十七年所頒稅則外產入法十八九皆加重稅荷蘭以爲言哥弗聽至一千六百七十一年荷蘭

亦禁法來諸酒不得售由是而有次年之戰爭商利也越六載而荷法兩國平定條約於荷之甯梅津法於荷貨擇尤減權荷則罷法酒之禁焉當是時英法亦交取所往來貨因抑之而法實先發兩國相齟齬久至一千六百九十七年英禁伏蘭德所來之偏諸（俗名洋花邊以麻織者）伏屬西班牙故西班牙亦禁英之氈罽以相報一千七百年二國始平乃各弛禁由此觀之報復之事特出於一時憤好之私誠使統前後之損益而通籌之則知如是之政有非知計者所宜出矣夫使彼禁吾貨之去而吾亦從而禁彼貨之來彼病吾禁而欲其弛也則將取彼禁而蠲之轉以資吾之開彼則吾往者之尤效特有爲而爲之雖外貨告絕而土貨暫騰國中民因以弗便顧所復之外市其利實久遠而大過於緣禁而暫失者則向之彼禁而吾亦禁誰曰不宜然彼禁而吾禁之彼禁而不爲吾變者恆有之矣夫察吾之所相報而前知其足以致人者守經之家由其常道其慮不足以及此也慮之及此惟行權者能之機巧夸詐其籌策常主於一時之事變而不主故常是以其議多中今使審於

彼此之情而知吾雖報之以其所爲而彼將必不爲吾變而彼貨之至者又實爲吾國所利資果如是而禁之則是重自困而助敵爲虐者矣彼禁吾一二貨損者不過吾二三業之民而彼貨至者則吾通國所共需於此而禁之於前損之一二業固無補而因報復之爲乃自致通國之民於不便而損利以是爲計可謂智乎且彼禁吾貨復止於數端不必盡所往者也而吾之報彼而務懲創之也則必大過於其數不愈益病歟吾非不知以是之爲吾國之工若備以其莫與爭售也將必有數業焉曾得其厚利而無如此所利者固非彼前禁之所損者也且以吾報復之故損與未損之民皆以外貨之莫來而用本產之貴貨是故名曰報人而其實與加通國無名之賦等耳於被損之業固無補而於用貨之民有大征

所謂外產業經禁沮宜如何而後可任復售者蓋外產既經禁沮民之業此者其得利自殷以其利殷而業此者日益衆設一旦前禁驟弛外貨集而與之爭銷其業必緣此以失利閉僥而工備業此者亦緣是失業爲遊民其數既多甚可閔念故於此

而上欲有所更張。非審慮善處而出之以漸。不可也。此不僅以遏亂萌。亦仁政之所宜出者也。議者之言如此。夫既禁外產。以杜爭銷。則此禁未弛之先。國中業者。其利自厚。以其利厚。作者之民。日多。至於禁令既除。或重權之忽減。外產至者。必加於前。爭而失利。故其業必僥。而民之失業遊閒者。必多。此其所言。皆無疑義。顧自我觀之。議者所慮。固當矣。而稍嫌其過。蓋其事不至於甚禁者。有二故焉。

一、吾英製造之貨。凡不待官獎而外輸者。其產決非外邦所能爭利也。故雖海禁大開。無慮利減。蓋其貨既不待獎而常可外輸。則其物之售於外市。縱不必廉於異邦之所產。其不能加貴。明矣。在外邦不加貴。其在本國必廉過之。何憂外產之競其市利乎。固亦有執袴之子。喜新逐異之夫。雖土貨之於外產。工善而價廉。終不以此而易彼。顧此非人情。而常居最少之數。則外產於土貨。雖遇弛禁。不能害也。吾英則蠶皮革。至於冶鐵諸業。其所養民功至多。其成貨皆不待官獎。而常銷於大陸諸國者。其工善價廉。乃本於地利民巧之自然。而斷非餘國所可及故耳。乃今謂此屬之工。

將以海禁忽弛失其利者吾不信也海禁弛而土貨受其敵者其在英之絲業乎絲業而外則困者將在麻桌之功然不若絲業之已甚也

案斯密氏之言後皆大驗其始法國各種絲貨入英者皆百征十五名以保護本英絲業然卒不盛至咸豐十一年平稅英之絲業遂廢蓋國之天時地利皆不利蠶桑而水性風日亦不宜於烘染之事強而爲之亦終以無利也

二國家政令有所變置之初固不能於民無少損故謂海禁盡弛外貨入口不加重征吾民業非其土宜者將以失利此篤論也顧必謂失業之民無業可改必至於飢其說已不必信更謂失業者衆將兆亂前則尤不必然之說也蓋者吾歐兵戰皆休海陸諸軍撤者逾於十萬此雖國中至大工業其中備作之業必不及之遊閒失所固不待言然未聞其衆之終於無業而凍餓也海軍之衆漸爲商船所收而陸卒亦各求生涯雜居熙攘之中不復可見夫此十萬之夫以執兵犯難殺人致死爲業者也當其臨敵虔劉劫掠日日行之以如是之人其暫時失所者至於十萬然未聞

都邑震怒而民氣稍或不靖也。游閒之業不見以之增多，雜作之傭未嘗以之降賤。此特近事，猶在人耳目所親記中者也。夫卒徒如此，則工業製造之業何如？習於執業之幼，其改之也自易，不若卒徒之不馴而難變也。卒徒仰口待餉，而工必賴手足之勤而後得食，一習於勤苦，一習於浮豎，浮豎者猶可以就範，勤苦者之改業何難焉？吾向謂工業之事相似者多，舍此就彼，不習可能。至於南畝之勤，愈爲盡人可服者矣。總之一業雖儉，其業所前用之母猶在國中，也。母財之多寡既均，則所鼓功役之數自等。特業與地殊耳，往者卒徒之撤也，任執何業，國法無或沮之者。今使國家條令，其待工傭之業與卒伍同科，任執何業亦無或沮，去工傭之專利，罷徒限之拘牽，而擇地就食，無爲鄉籍舊法之所困，將見國之勞民失於彼者必收於此，去死法而得生機，浩然自山，莫有捉鬪之者，則一業之改於民既無大損於國，且以爲利，尙何滋游民而職亂階之與有乎？且國家之待工民待之如兵，斯已可矣。工固良民也，而兵則且有扞衛之事，汗馬之勞，必認鯁然喚咻工民，過於所以待兵者，於事既無

益於理又失平也。

以吾英今日之民智國俗。望其一日而政之大通。去障塞。捐煩苛。俾民自由而遠近若一。此其虛願。殆無異於望吾國之爲烏託邦。一烏託邦。說部名。明正德十年。英相摩而安瑪所著。以寓言民主之制。郵治之隆。烏託邦。烏國名。猶言無此國矣。故後人言有甚高之論。而不可施行。難以企至者。皆曰此烏託邦制也。一蓋不徒舊法之難變也。一遷改間。動關私利。意所弗欲。則群然起爲難矣。向使將兵之家。其保持兵權。亦猶製造者之力保軍權。又使將兵者。鼓舞所部。以拒裁抑之新政。亦猶製造者之督其儲備。出死力以抗新章。則裁抑額兵。將爲亂本。欲其稍抑私勢。以伸國權。蘇民力。必不能矣。蓋惟其利之既專。乃其徒之目衆。此亦猶擁兵者之負固滋蔓。卒之尾大勢成。而轉爲行法者之所忌憚。而不能制。今日之事。豈不然哉。兩院之內。議政之員。有主於護商專利之說者。則必爲衆學之所歸。道達商務之名。滿於都市。巨室富商。附者必衆。此固議員發而諸君所樂出也。設其議反此。而與專利之說。驕馳。又

使其人勢力足以行其議則益爲國人之所忌雖有大名顯爵動伐震時無救其爲衆怒之所歸群矢之所集甚且衆辱之狙傷之矣蓋國人專己之私其難犯有如此者。

案觀於斯密氏此言則英倫平稅之難行海禁之難弛於其時若渺然絕無可望者然自嘉道之際英相萬錫達當國之後言商政者大抵以自由大通爲旨至道光二十六年而平稅之政行矣其去斯密氏成書之日爲時僅四十有五年而已夫何必其國之爲烏託邦而後能哉論者謂考英國計政之所以變而國勢之所以日臻富強者雖曰群策斯密氏此書之功爲多觀英相弼德自云必讀斯密氏原富全書而後可受相位一言爲知豈誣也哉竊嘗謂凡此皆運會之事運會既丁雖斯密氏未爲原富而著書言計者終有其人歐洲十八十九兩稔之中其世事之變動而日進於光明者不知凡幾蓋自物理格致之微以至教化文明之大高而遠之至於天運律歷切而近之至於德行性靈之學無事不日獲新理而古

說漸衰。且舟車棧通。坤輿翕闢。殊方詭俗。日相觀摩。若共井里。聰明之用。日月俱新。夫如是之民。謂徵斯密氏之書。猶昧於食貨之理者。吾不信也。故吾中國之處今日。其常憂於無救。而本爲擾黑二種之續者。病在自黷聰明。不察理實已耳。至於專利順私之害。猶其輕焉者也。

然則弛海禁而平進出之權。外產入國。因而驟多。以與土貨爭市。土貨利微。其業將僥。此其受害。亦不輕矣。蓋製造母財。常分二宗。一曰循環。一曰常住。當其必不得已而改業也。循環之母。所以糜功食庀材物者。可以他移。而常住之母。所以建廠肆置器用者。既已前費。無從變也。既無從變。則皆虧折。故變置法令。宜以漸。不以驟。宜豫誠。飭使民早圖。此仁政所必出故也。夫士出爲國家理財。有所措。施張設。則務高瞻遠。區舉通國之利。而籌其全。何可贊於一民一業之說。而徇其私利耶。率權謀斷之政。不徒未立者不可立也。已立者。縱不能祛。必勿推廣。每見國有專利之法者。未有不終爲道國者之荆棘也。忍而弗圖。則國之利源。壅舉而更張。必有受其損者。此說

不可不審處熟計者矣。

夫國有與立，誠不能以無費爲之。則商旅之至，取而征之，有國之通義也。所務者，征矣。而毋苦商旅，有益度支，政公而利宏焉。若夫關征煩重，致外貨裹足，不欲復出其途，則既沮商政之流，又塞度支之源，與富國之術背馳已耳。

篇三

論兩國通商以進出差爲負而設法沮抑來貨之非

一其非理自商宗計學之說觀之而見者

國與國通商，心疑進出之差爲負，則竭氣盡力，務爲一切之禁遏，惟恐其國來貨之或多者。此商宗計學所以爲國慶積金銀之第二術也。（分見本部篇一）如英法之事是已。吾英之於進口貨也，同一紗布於日耳曼之產則納之，於法蘭西之產則拒之，同一葡萄酒於波陀嗎爾之產則稅輕，於法蘭西之產則稅重，一千六百九十二年所定稅則，凡法蘭西諸產至者，皆百征二十五，而餘國則二十取一焉。一千六

百九十四年猶以是爲未足也。則又加二十五之稅。未者獨善蘭提酒耳。此外尙有助餉之捐。則計噸征收者也。總之法產入英。不分生熟。其最輕者亦百征七十有五。此名爲稅。實與禁絕無異。而法於吾英之產亦然。嘗怪二國中。不過一海袖之隔。名通商而實不通。於是偷漏利重。民所用者皆關入之貨矣。其事起於彼此互疑。謂縱之則進出差必負。而國中金銀將日減耳。故其沮抑之者。與前篇所言者又異。前之沮抑起於工業之專利也。而此篇之事。則大半起於兩國之交惡。故其政法尤爲倍理。即以商宗之理論之。已有不可通者矣。

一。今使當國者取一切禁遏之政而悉除之。跌蕩大通。而吾產之銷於法者。果不及法產之銷於英者。進出之差。顯然爲負。貨相抵不足。而務償之以金銀。就令如是。此不獨自大通之道言之。於吾英之財政爲無害。即以商宗之說言之。於吾英之金銀亦未必果有損也。法之酒固廉且美於波陀。而爾之所產者。法之紗亦廉且美於日耳曼之所產者。則吾舍波日而取法。法之來者固日多。而波日之來者必日少。是吾

失於法者。收之於波日而猶有餘也。夫何損焉。此即法貨來者悉銷於英。而所謂漏卮已坐減矣。况吾所運之法貨。固不悉銷於英耶。

二英之受法貨也。固不必皆內銷。而半資外轉。凡轉必加贏。是吾即出金銀與法。而所收於各國者方多。印度大東諸商業。亦以銀購貨者。而未聞爲此者損也。其於法何獨不然。荷蘭商務。以銷運法產爲大宗。即吾英所銷法國酒膠。亦多展轉由荷蘭至者。今使海禁宏開。則吾英海船之多。其可以奪荷蘭利權久矣。作法自斲。甚無謂也。

案通商之進出。有二。一本國與一國較。一本國與諸國較。與一國較。其差雖負。而其實利者有之。若與諸國較。而差實負。則漏卮不免。非金銀出國。則負債矣。斯密氏此二條所指。皆失於一國。而收於餘國。正所以救漏卮也。

且兩國通商。其事最爲繁賾。往往進出之差。無從指其正負之實。人章自私。以正爲負。時時有之。至於兩爲敵讐。則其言愈難信矣。常法稽兩國進出之差。而得其大較。

者不出二重稅關簿錄一也。兌費麻細二也。順稅關評定物價事求簡徑固多權略故其所綜常非物值之真而不可以為典要。至兌費之不足依據亦與稅簿正同。以兌費麻細定兩國通商進出差之正負者。譬如倫敦巴黎兩都會之間。由倫敦兌銀巴黎兌費平等。則知兩國債通約略相抵。而彼此交易無進出之差。假使由倫敦兌往巴黎其付銀須比由巴黎而往倫敦者多。則知英之通法者鉅。而法之通英者微。兩通相抵之餘而有不足。兌往者須以見銀。而一切保險運致之費。因之而起。兌者貴也。則進出之差。在法為正。而在英為負。可以無疑。蓋其意以為尋常債負之事。必從交易而生。其交易均者。其所通必等。通之不等。其所受之貨。必過於所售。而金銀由此趨彼。以濟其所不足者。勢也。故曰。觀兌費麻細而進出差之正負多少。可以見矣。其說如此。

然而吾以為不足據依者。蓋債通往來之差。未必即為貨物進出之差。而債通之差。之正負。又不必即為貨物之差。之正負也。債通之起。委折又多。故兩地之債通。不恆

出於兩地之徑爲交易也。視其地所通之廣狹，其牽聯及於數地者有之，譬如倫敦之商，購貨於罕布爾、格丹、韃克力、嘉等所者，其吐勒作兌款目，恆指於荷蘭之都，則英荷之債通，不可指爲一國交易之形表，而實爲所通各地懋遷之徵驗，明矣。英之出現錢以兌荷者，每歲雖數至多，而英貨之至荷者，實過於荷貨之至英者甚遠，其進出差，又於英爲正，於荷爲負也。然則兌費之高下，又烏足倚之以定進出之差乎？兩國兌費盈絀之間，其難據以定商業之進退者，尙不止此。蓋時俗之所謂盈絀，其盈絀之實，尙爲難定故也。則即以商兌之事明之，譬如由英欲兌往巴黎，足色銀若干翁斯，其版克承兌者，則按照泉局表列價目，每翁斯應幾先令幾便士，作算付兌矣。單至法都，取者亦照巴黎泉局表列價目，每翁斯應幾利佛幾蘇發付。一當時佛郎之制尙未行，佛郎之行自革政後也。如是者，名平兌，設令由英付者浮於前數，則兌市在英爲絀，在法爲盈，不及前數，則英法兌之市反此。此時俗所指以明彼此通負之差，而即以明進出之差之正負者也。雖然，其事有難者，則以各國通行泉幣

精銀互殊。國法章程不一。而版克鈔業。衡量不齊。致名實紛殺。往往付子授受之間。求其銖兩適均。至爲不易。其所謂平者。名平而實不平。所謂贏細者。未必果爲贏細也。則何足據之以定差數也哉。

所謂泉幣精銀互殊而贏細難定者。蓋通行泉幣。其出治有久近。其摩損有淺深。而泉局所表列者。皆指足重之完幣而言。顧兌收者以實不以名。而後有贏細之可論。而得用之以課差數也。使如吾英威廉第四之代。國法未脩之初。其泉幣之精惡。名不及實者。百常二十五而有餘。而其時英與荷蘭爲兌。雖較平兌者百多二十五。然不得據此而云荷贏英細也。名雖云然。實則反是。在英之所付者常少。而在英之所受者恆多。又法國泉幣。其時亦較英爲善。其比英較近於法錢者。百率三四。則使由英兌法。所較平兌浮者。不逾此率。亦皆名細而實則贏矣。此其難一也。

所謂國法章程不一而贏細難定者。吾英三品之幣。其由鋌成泉。雖制作至精。不加煅費。民持法銀一磅。至泉局收回。先令銀幣六十二枚。權色悉等。無所被損。征抽。蓋

一切治炭模範之資皆出之矣。而法國則不然。其爐費值百取八。以供治炭模範之資。而國家尚有薄征。故英國三品之金。在鋌與泉重均。則價無異。而法國在鋌者廉。在泉者貴。蓋猶器飾之加工資矣。今使由英兌法。但取重同。即非平兌。英羅法細陰在其中。欲求真平。宜加爐費。使所加者不及百八。皆爲英贏。而淺人不知。方且以爲英細。豈有當哉。英法如此。他所兌市。可類推矣。其難二也。

案英國國法。至嘉慶二十一年。稍有變改。每磅足銀。造先令六十六枚。而每磅十二翁斯。成幣後。以五先令爲一翁斯。蓋其爐費逢百取十矣。然其泉幣金爲本位。民用先令納賦。償負至多不得過四十枚。過此則非法幣。可拒勿取。其爲無限法償者。惟有金鎊。而金鎊由鈺轉幣。仍無爐費。而資挹注於銀銅二幣。法國泉局爐費。今亦方古爲微。其定制每基羅金幣。官取爐費六佛郎。每基羅銀幣。則爐費二佛郎也。

所謂版克。衡量不齊。而蘇細難定者。如荷蘭之安蒙斯他丹。德國之罕布爾格。我國

之溫匿斯。其中諸版克出入皆用專幣。一此與中國司部之用庫平海關之用關平而各市之有規元行平等矣。特中國以重言故稱平而各國則以幣言以枚言耳。一專幣價值常較其國通行之衆幣爲優。譬如安蒙斯他丹所出一千吉露特以作其國通行常幣則一千五十吉露特也。而倫敦巴黎他若波陀嗎爾之力斯彭比利時之安都爾爾勒果安等其版克所用與國中之常幣同。如此則雖兩國之幣精窳從同。絕造之爐費相若。而自不用專幣之國。兌由行用專幣之版克。衡量雖均。非平允矣。以有專幣故實則受者爲細。付者爲贏。即令付者數浮平兌。而其浮未過所優。皆在贏限之內。更不得徒以名數相量。而不考其實矣。一今歐洲大陸各國之度量衡圖法皆大抵用法國革政以後之新章。如斯密氏所云。皆當時事而已。一其難三也。

案此第三條所言在歐洲則爲僭見。在中國則爲至常。假使有人由滬兌款入津。但執所載鉢兩爲案。而不問規元公法行關諸平之異。則其人去病狂不遠矣。中

國度量衡三者之紛自宋代而已然。故蘇明允言東家之尺而較之西家則若十指然。此其煩耗心力費時滋弊。分則見少。積則至多。所以沮遏生財之機。已爲大害矣。而售欺長僞。盡弊啓奸。所以爲民德風俗之禍者尤鉅。吾不意中國號爲文明者四千餘年。而於民生最急之端。壞亂至於此極。此而不圖於他理財之政。尙何問焉。

又案安蒙斯他丹幣之外。其版克所以有專幣者。考其由來。蓋緣荷蘭國地福小而當數國之衝。各國之幣。交行其地。雜而不純。磨漫穿翦者衆。於是各國兌銀往其地者。知其幣雜。則豫爲之地。浮溢兌數。以防耗虧。荷蘭本國以是爲不便也。則公立版克。約用完幣不雜。而外來兌價始平。而是幣遂爲版克專幣。較之其市所通行者。自然貴矣。如前文所言。其所貴者蓋百五也。

二其非理自常道觀之而見者。

商宗計學之理。專務多積金銀。願兩國通商。心疑進出差爲負。條禁紛然。惟恐其貨

之至者於務積金銀之計仍無當也蓋言通商而持進出差之說者將無往而不誤其背謬違反不徒見於沮抑來貨一端而已彼之意以謂兩國通商必進出差泯而不見者而後兩無虧損也假其有差則見正者利見負者害其利害之淺深視此差之微鉅彼方以此爲無可疑不之知者非其狂人卽爲愚子而孰謂二說之皆非乎夫懲遷之局本於民生之自然任其自然則當局者交利獨用沮抑之術以拒彼之來懸外輸之獎縱專利之私雖貨之出國者因此而多其於國未嘗無害也

案東西二洲古今政策聚訟者亦多矣往往此一是非矣而彼亦一是非獨所謂保商權塞漏卮之說無所是而全非蓋使如商宗計學家言則通功易事之局方爲斯人之大屬何則其事如兵戰然必此負而後彼勝故也泰西人懷此見者數千年自斯密氏說行而長夜始旦民智之難開可以見矣中國自海通以來通商之政大道爲公極矣顧鄙所不敢自謂者則其事多受制於外不得不然而非乘成者之高識遠量果足以及之也漏卮之說自道咸以來至今未艾其所謂漏卮

者無他。進出差負而金銀出國之說也。此自林文忠魏默深至於近世諸賢皆所力持而篤信之者。歐洲自斯密氏之先。培庚號理家先覺其主英之財政亦深以漏卮爲憂。而斯密氏同時賢豪亦自不乏。皆未嘗稍異其說。則於東方之君子何怪焉。此書所立之說。其有裨西人不知凡幾。顧其說在西人則爲習說之警聞。在吾黨或爲新知之創獲。此不佞譯事所以獨有取於是書也。

又案專權專利之事。爲斯密氏所深惡。誠哉其足惡也。然而有時以通國公利而論。專之愈於不專。此如創機著書諸事。家國例許專利。非不知專利之致不平也。然不專利則無以獎勵激厲。人莫之爲。而國家所失滋多。故甯許之。至郵政電報諸事。其利宜專。以國家嘗有大益於賦稅。不可一概論也。

夫吾所謂進且利者。非曰其國黃白之加多也。吾所謂進且利者。在其地方之所出。民功之所登。其每歲之所加殖。可以贖其民者之曰廣耳。今使兩國通商。其所易者。皆國中之所產。則兩國交相利。而所利維均。此所有餘。彼則通之。此之母財。彼則復

之始也。各出其財力以恢其國中之地產。繼乃通其有無而無用者轉爲有用。而以租庸息合三成價之理。其終利乃散於民間焉。是故兩國之民雖不相謀而實爲相養之事。以其所易之貨均也。故其始之斤母亦均。斤母均故國民之相養亦均。然則國民受利之多寡相養之廣狹。視彼此交通之微鉅。使其所通者爲萬。則兩國之民各得其萬。所通爲億兆京垓。則兩國之民亦各得其億兆京垓。不能有所畸輕畸重也。

然使兩國通商。雖以貨易貨而無進出之差。而其一所致者皆本國之士產。其一所致者非土產。而由餘國之轉輸。是二國者固亦皆利。然其利乃不均。故土產者其民之利豐。運外貨者其民之利嗇。譬今者英與法通矣。英之所受於法者皆其所自產之酒醪。而吾英所致諸法者。以北美之菸葉。抑印度之雜貨。此雖兩利。利必英少而法多。法之母財其用也。必散於本國之民。而英之母財其散於民而不外漏者。乃前此出士貨以與北美印度爲易之費。顧其大半之財。則散諸古尼亞亞印度支那之

民而非吾民之所獨享矣。故如是之商局，使一家所斥母財，略同純用本產者，其民之進富速，藉轉外貨者，其民之進富遲。蓋同爲內外通商，而有紆徑之殊焉。此固前所已論者矣。

兩國通商，無純用本國之土貨，亦無悉爲外產之轉輸。大抵國有通商，皆土物與客產二者雜行，而土貨多者，其收利自厚。夫國不產金銀，則是二物者亦客產中二物已耳。無由獨寶貴也。今使英與法之通商也，其易法之酒醪、絨綺，不以北美之菸葉、印度之雜貨，而以秘魯巴西所至之金銀，則其利之周於兩國也。將在法則見多，在英則見少，顧少矣而未嘗無所利也。金與銀不能徒至，其由秘與巴而至英，英必以土貨爲易，則今日之事，於吾英所前費之財，必有所復，而所以贍養勞民之資，方將得此而不賤。故英今者易以金銀，於其母財爲無所加少，亦猶向者之用菸葉，一經交易，其母財常以之加多也。蓋產之出此而入彼也，皆以其物在彼之求者，過於在此。故其回貨之所供者，亦常優於所出之土貨。所出者在此賤而入彼貴，所入者亦

在彼約而及此奢。其爲物不殊一遷地而其價皆長。此交易之所以利民也。譬如菸葉。其在之英。植設不過十萬鎊。以易法酒。至英。價十一萬鎊。是以此交易。進者萬鎊也。今以十萬鎊金錢購酒於法。及其至英。值十一萬。則以此交易。英財之進亦萬鎊也。菸葉與金。固何較乎。又如一商。其窖中藏酒值金十一萬。以比他商屯菸葉值金十萬者。相形爲富。則以比他商窖中儲金十萬者。相形亦爲富。其稱富者。以是十一萬之酒。而其所鼓之物力。所飼之勞民。其權力皆大於後二家之十萬者故也。金與菸葉。又何較焉。今夫一國之母財。積衆母財而成者也。通國母財所能贖之民力。視衆母所各贖者幾何。然則有前者之交易。其國之母財進。因而勤勞致產之民功亦進。生之者衆。此國富之所以日增也。非不知使英與法之易也。若以其所產之刀劍。鐵冶。蹄。羸之屬。而不以其所不產之菸葉與金。英之利將更厚。徑者之通商。其實於紆者之所爲。非一事矣。而獨謂用他產之爲紆。則斷乎其不可也。國雖不產二金。用以通商。不虞其竭。猶國之不產菸葉。用以通商者。之不虞其竭也。吾力有以致菸葉。

者則菸葉自至故吾力有以致二金者彼二金亦自來二金與百貨同耳何爲而獨憂乏絕乎。

或曰法酒國也而吾英工國也以工國而與酒國通猶梓匠治人而與設壇懸望者爲緣其害將不止於失利而已應之曰工人游於酒家未見其失利也使民群之中酒不可廢則業釀者固分功之一民工酤於肆其費固廉於自釀自漉也苟執其不節者而罪之則饒者或過於肉而婦飾者或過於衣以是而鬻屠者與執鍼之徒因彼所不受也夫懲濫之事固當爲其大通而不可豫其將害而窒之况工人酒肆之喻其見諸小民之一二家者其理固不可通於二國乎一國之民愆於酒德者固有之然爲數常不敵其不酒者且議者之意將謂民之滿酌由於酒賤乎則真不察諸實事者矣出酒而酤賤之地其民常惺惺也觀於義大里西班牙與夫法蘭西之南境可以見矣故民之嗜飲者必酒珍酤貴之地歐洲北諸國及非洲之幾尼亞皆不出酒者也往嘗見法北部兵初至南境以得習嘗則多酒失半歲數月以往其於酒

澹然與土人之造酒者相若。故吾以爲欲救吾民之酒失者，不若減酒酤之稅而大徠之。其始未必不稍縱，而後將澹然者，殆可決也。且吾英今者酒權之所爲，非使民勿爲酒困也，乃困之使不得廉美之酷耳。酒之入英也，由波陀噶爾者，則平稅以納之。由法蘭西者，則重權以拒之。問何由然，則曰彼波陀噶爾與我好也，吾之所產彼實通之，其銷吾產也，勝於法。酒雖惡，吾納之者，聊相報耳。噫，此委巷坐列買豎之所爲，吾不意大國堂堂，乃守其言爲科律，而用之以謀財政也。大商鉅賈，籌母計贏，所擇而收者，知貨美價廉而已。未聞其以是爲報施之事也。而孰意今之登政樞而議國計者，智乃出商賈下乎。

惟其不知大道，而其見與委巷坐列者情，是以商戰熾然，而以己利爲人害人利爲已害也。彼以謂使國不求有利，則亦已矣。苟求有利，非致損於他邦，固不可也。欲爲富乎，盡力以使餘國之貧，斯吾富矣。故各國之通商也，見所與通者之亨，輒目媚而心伎之曰：彼之厚，必我之薄也。終不悟懋遷之事，既爲斯民之所不可無，則大道爲

公其行之國與國也。猶夫其行之於家與家。所以大相生相養之局。而使世大和。非所以媒孽惡心。而轉以啓爭而叢怨也。夫吾歐世局。其可以致雍熙而享隆平之日久矣。所以不能者。上有君公將相以侈心。下有工商賈旅之爲伎。以沮力而言之。下之所爲。固不減乎其上也。今夫民上之無義恣睢。不公好暴。所由來久遠。觀今日之民德與人事。欲冀其有轉移之術。殆難。願工商賈旅。斷專利之深私。以法匡之。雖不可以即變。要使彼之所爲。害止其身。而無及於世局。尙庶幾乎其可望已。

凡一國沮抑外輸之事。其端必起於閥利之賤丈夫。倡其說而揚其波。始見於談議之間。後乃及於政令之際。造其說者既黠。信其說者遂愚。夫民之用物。取於最廉。誠天性之自然。亦商民之公利。斷未有舍賤而求貴者。此至淺之理。無待證辨而儼然可知者也。故人心之偏。乃爲專利者邪說之所蠱惑。蓋專利者之利。無往而不與斯民公利相背而馳也。市鎮之備作。必拒外來。使轉移之事。非地著莫履。一國之工賈。亦沮外貨。令生熟之產。非土業莫銷。無他。皆以見伎失業爲慮耳。由此而外商所運。

重權繁興。由此而熟貨之來。且加禁絕。由此而進出之差。動指爲負。而通功易事之局。隨地皆荆棘矣。

不知鄰境侈富。其在我爲害者。惟於縱橫擄伐之事。則或然耳。至於通商鄰之厚。正吾之利也。蓋時方征伐。強鄰以其多財。海陸之軍。可以厚集。以爲吾困。而至平時。則惟其饒衍。而後與我相易者能多。我所有餘。在彼乃得善價。我所轉運。在彼乃可廣銷。未有舍富厚而反從貧乏者也。民以多財興業。誠爲同術。遂利者之所深妨。其於他人固無害也。且豈徒無害而已。生計之善。於彼乎資之。就令彼同業者。跌市相傾。於謀業亦爲公利。而惟其相病而競立也。而後物價之大公者出。造貨之失常寡。而用貨之民常多。則物價能平。夫固衆民之利也。私家之子。薄有積貯。而欲憑此。以致千萬之資者。必之五都之市。四方商賈所輻湊者。未聞轉徙窮僻爲得計也。蓋彼知其地所流通者狹。則贏得者難。惟其所鼓舞興作者多。而後所幸而可邀之利業也。此乃富智者所與知。一人十人二十人之爲計如此。萬人億人京垓人之爲計亦如

此一國之民常富以鄰封之隱賑爲助我生財之資不宜反因之而興忌嫉之意也。國有懋遷介於富厚動力之商國者其致富自易附之以僿野貧陋之夷狄者其興發自難此所以古之埃及今之支那其致富之業皆內生而非由外鑠二國皆尙農功而支那則尤以商賈爲汗處設爲法令重困辱之與人獄訟希得直者其賤簡商業如是嗟乎如吾商今日之用心率惟專利常以損人爲益己者其遭賤簡非不幸也。惟商者之用心如此此英法二邦之商務所以交困而不興使二國者去其相惡之禍心與夫賤商之鄙吝各取其本國之財政通計而利圖之將見英之所可救於法者其利恆比他所之商業爲多而無往不復法之所可得於吾英者亦如此。今夫法者吾英最爲密邇之鄰國也英之南部與法之北涯商船往還歲四五六復猶內地然故母財用於其間其所鼓舞之民功所贖給之民力較同母而用諸他商業者亦四五六倍。即至遠所如英北法南歲亦一復則較之他所之商又未嘗遜也。是以英與法通其利以比英之自與其屬之北美通以時計之已三倍不啻英美往還勳

三四歲而走海者謂爲大利存焉。則英法之事可想見爾。法之民數極略計之不下二十四兆。而美之客籍不及三兆。雖法爲舊國。民貧富不均。其中多赤貧窮乏之戶。願其富厚過美實遠。由此計之。法之銷場八倍於美。又以往返之數。其商利方美。殆二十四倍有餘矣。而商之果通。英固不能獨利也。以英之庶富而近法。則其利法殆與彼之利我者相方。夫兩國爲通。其利如此。其利之過於他所通商。灼然可計。又如此。而兩國主計操柄之人。必出死力以遏自然交益之利源者。吾誠不知其所謂也。兩國皆庶富而近。其利於交通在此。其難於交通亦在此。蓋僅隔一水爲隣國。此之富強必爲彼之所疑忌。一也。其國皆富。其民皆庶而勤。其求利也競而不相下。而常以人之勝已爲憂。二也。商賈之鄙吝。既中之矣。而敵國相仇之私。尤著其心本。而不可化。故凡所以爲交通之利者。適以爲其相睦之難。加以逐利之家。倡爲邪說。深信不疑。以爲縱其往來。則進出之差必負。進出之差既負。將國之敗亡隨之。大聲疾呼。一唱萬和。方以不助其說者之爲喪心病狂也。

凡歐洲通商諸邦其進出差互有正負。但使爲負。則商宗計學家莫不豫策其貧弱。危詞聳論。信者至多。禁令煩興。旅險荆棘。卒之數十年。其說無一驗者。而邦國城市。關門彌弛者。其民轉以彌富。用商宗之說。而富者。蓋未有聞也。今者吾歐大小國邑之間。其實用大通商法者固少矣。邑猶有之。國無聞焉。荷蘭於諸國爲最通。而其去真通尙遠。願吾聞其國之富厚。百姓之驩虞。皆得諸通商之利者也。通商進出之差。其情性根源。與吾書發凡所謂歲費歲殖相待之率。大異而必不可同。歲費歲殖相待之率。名費殖差。殖過費則爲正。不及費爲負。正者其國日富。負者其國日貧。蓋國猶家然。其歲殖優於所歲費者。必綽然有餘。而積蓄日厚。其歲殖劣於所歲費者。有積蓄必日侵削。無積蓄必債通日多。夫使兩之歲殖不達所費。則民間之財財日蹙。而無以爲贖功興事之資。其國之日即貧弱。宜矣。故曰費殖差不可負也。而味者乃與進出差等而視之。進出之差。必待通商而後見。至於費殖之差。雖無通商而爲獨立之國者。猶有正負之異也。故費殖之差。可合全地而爲計。蓋全地之內。其中之富

庶與凡民生之事必有遺境退行之異則其費殖差亦必有正負之可言。

且一國之內其費殖差雖正而其通商之進出差仍負可也。半稜之中其國所出口之貨常較所進口者爲不及金銀之至自遠方者皆不久而更出其制幣消磨日削而各種楮幣出而代行甚至所稱貳於鄰國者債通日增其外若退行如此然其國之貨力真財其地利民力之所歲登者日進而有餘試觀北美新編當近日戰事未起之初（此篇作於一千七百七十五年蓋自立之戰初起時也）其中商務所與英倫交通之情形則知前說之見諸實境不待深辨而自明矣。

篇四

論擊還稅

國之工商禁錮外產之入關既壟斷本國之銷場市利矣其心猶以爲未足則又觀外國之廣售外國之市非本國之力之所能制也雖欲爲之壟斷不能於是降心以求請於貨離本國之時有所縱貸以爲勸其縱貸之事不一惟擊還一政若最善者

擊還者。凡國中土物登市。既征之矣。設其物衰以出口。國家於前征者。擊其全抑其分以還之。此其所以勸民資利於外也。顧如是而勸往者。其貨之出國。不能方之未稅者而加多也。蓋工商之業。一國財財之所向注。孰多孰寡。本於地勢民才之自然。自國家徵取輕重輒殊。而自然之局以變。縱而弗取者。不過復其所本然者而已。民之所重者。不能使之輕。母財之所遺者。不能使之忽就也。故勸商縱貨之政。不過守一國商局之固然。非能益所本無而廣自然之利也。

案擊還稅之政。英國行之已久。自弼德相英令各口立屯棧。以寄頓應征而出入未定之貨。其政遂罷。蓋先已盡征。而後以外輪擊還。於政爲瑣。屯棧設則貨離棧將銷而後稅。便於商而於國無所損。聞其政發於衛爾波勒。爲倫敦商所抗。不果行至弼德相而後行之。然其議亦采於本書也。

其於本國物產如是。其於外入復出之貨亦然。英之關稅。於外貨入口一項。所征爲至多。助餉條例第二條云。凡外貨更運出口者。無論運者爲英商爲外商。皆許擊還。

原稅之半其限期英商一年外商九月在限內出口者皆許掣還若酒若葡萄酒若
諸種絲貨所豁免者尤優其期限至若耳治第一且展爲二年云

浸假而正權之外又加雜征惟更出時則許全掣其大法如此而比較例多於是掣
還一事遂不若初行之簡易即如外貨出口時商告前所運入者實過所估內銷之
數甚遠意主外輸則全稅可以盡掣北美屬地未辟時馬理蘭泊威占尼亞菸葉皆
英商運之歲至者約九萬六千莖首而內銷者一萬四千國家欲菸英之無滯則許
將雜征助餉全行掣還惟責無踰三年之限而已他若西印諸島餉亦英商所專運
者入口後不及一年出者全掣不及三年出者亦全掣而留助餉舊征之半留助餉
之半者菸葉而外諸貨大抵然矣餉之入英亦過內銷之額甚遠而掣還之例二物
乃異足見其多所抵牾矣

凡商競最深之貨已禁其內銷矣設明言致之以更出外售則納關權入屯棧以待
及外出舊稅無掣還者蓋商競既深雖明知其致以外售而國中同業者若惟恐其

竊入市廛。以與土貨爲競。雖困之以屯。猶未足也。故祈其掣還如此。此項外貨最著者。如各種絲貨。法產之紗布印花棉布等是已。

商遂利資。故常法捐而不問貨爲何國之產。獨英之於法不然。雖有厚利。皆絕不爲。彼以爲爲敵轉輸。使有商利者乃大損也。故凡法產入國更出者。於新舊之助餉雜征。皆不掣還。

助餉條例第四款。凡運酒出國者。無論內外產。所掣還原稅。多過半不止。意當時議令諸公。似欲勸民樂趨此等招業者。助餉之外。尙有雜征。如所謂續稅新助餉。三分之一及三分之二等。新餉一千六百九十二年之攤征鑄錢新稅等。遇出口皆掣之。其承酒而外。輸如是。然有難者。前各種征收。續舍稅及攤征二者。皆於入口責見錢先繳。其積款既鉅。其子錢自多。民不堪命。故雖有掣還。而操轉販外酒之業者。仍寥寥也。況自十八年中。業以還酒之雜征日多。而許其掣還者。漸少。則無一噸之酒。非關出者。固其宜矣。

一國書院印
察理第二之十五年。有勸商之令。界英商以專運歐貨銷美之利。惟酒自在專運列
矣。然美洲海岸縣遠。難於稽察。而其中客籍民。又例許自置舟船。以運不徵之土貨。
售於外邦。彼不能實往而虛歸也。則違例而載歐貨入口。然惟販酒獨難。蓋既不能
販諸產酒之國。而由英轉販。則極重之稅。臨出不許。運還其業無利。獨麥地拉島所
出酒。以地非歐屬。不在禁例。則爭運販之。以入北美西印諸海步。麥地拉之爲名酒。
自此始。食久而民嗜之。始猶行屬國間。一千七百五十餘年。大陸戰事起。英民亦多
飲之者。至一千七百六十三年。兵罷。英王若耳治第三著令。凡酒稅除法產者例不
掣還外。其他處餘產。凡更出以售屬國者。皆許掣還舊稅。所仍納者。惟三鎊半稅云。
俄而北美有自立之事。

此令之施。若優於所屬而薄於他國者。然所貨者。惟酒與二三他貨已耳。至於餘產。
則待所屬薄而他國轉優。蓋餘產出售他國。尙許掣還助餉之半。而此令則云。凡歐
洲及印度貨。販售北美諸屬者。助餉之稅。勿掣。掣者。獨酒一法產。不在此例。一白棉。

布輕妙。

考擊還之政所由昉。大旨在勸捐商。而國家之所以樂勸捐商者。意以謂外商貨載。悉與見銀。故此業於國爲尤利。夫國之所實。既非見銀。捐商何須獨重。故擊還之設。其用意未免於愚。顧其旨雖愚。而其政則初無可訾。蓋擊還政行。非能變商務本然之局。使毋財所注。因此而畸有重輕。特有之而復其本然。使向爲重征苛賦而梗者。可以免耳。夫本然者無過。以征賦之重而避趨生。擊還者。擊已征之稅而還之也。僅以救過。未嘗有功。故捐商者或無所利。而蒙獎勵。亦無所害。而被抑摧。今使國有母財。用之於農則已多。用之於工而亦贅。以爲國中貿易不可。以爲中外貿易亦不宜。夫而後乃爲境外貿易之捐業。民之趨利不讓豪釐。既已爲之。必有宜利。夫奈何而抑之。又焉用其勸之。

案擊還雖云復其本然。無所損益。然已征之矣。後乃還之。民之所失實多。奚得言無損耶。子錢一也。費時二也。失事三也。且行諸官邸之國中。飽之弊。由此而興。奚

得言無損耶。征權者之事，往往上無所取於民，而民之所失甚厚。居上者慎無曰：吾無所取於民，遂煩然出號而施令也。

還其半而留其半，於國之賦稅固無傷也。今使賦者全而留之，則始也所已入之外貨，以稅之重將不得出，終也外產之貨視已成事將莫肯來。然則國將並其所留之半而亡之，奚翅去半而已。知此則知擊還半稅於國爲無所失矣。進而言之，雖擊還全稅於國亦無所失也。蓋使取本國與外國之產所征之稅，當其出口全擊而還之，則內稅將少損，而關權將大損，其損固也。而還顧國中向以煩賦使勞民之力，不得由其自然，通功易事，散利相養之局，不得極其量者，至是而皆復焉。其所得顧不大耶。

案斯密氏此言最窺財政深處，非高識遠量之士未易與此也。英五十年來於賦稅之事，幾於悉貸與民，而僅留其舉數大者，而後來之入倍遜於前。蓋財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絕束縛拘滯，而後可。國家每一

寬貸民力。即一恢復。而其致力之宜。則自與其所遭之外境相劑。如是之民。其出賦之力最裕。有非常識所可測度者。若主計者用其私智。於一業欲有所豐佐。於一業欲有所沮撓。其效常終於糾弊。不僅無益而已。蓋法術未有不侵民力之自由者。民力之自由。既侵。其收成自狹。收成狹。少取且以爲慮。況多取乎。惜乎吾不能起荊公輩於九原。一與之深論斯事也。千古相臣。知財計爲國之大命。而有意於理財養民者。荊公一人而已。其法雖病。然事難動寡使然。而其用意固爲千古之大慮。不容後人輕易排擊也。

雖然。吾所謂於國無所失者。蓋指運往自主列國之貨而言。非謂運往北美英屬吾之工商。在彼有專市之利者。蓋既有專市之利。則彼之去貨。雖稅自若。不以擊還之故而加多。又不以擊還之故而加少也。擊還不以加多。則擊還之稅。於國爲實損。故擊還之政。必用之於真售外邦之貨物。不宜用之於屬國之通商。尤不宜用之於復還本國之諸貨。如吾國菸葉。商務之弊。往往有此。徒使罔利售欺。既有損於公稅。又

使平稱奉法之民。陰受其侵奪。此固通國所共知。不可不遏絕者矣。本國與所屬者通商。貨之出口者。其稅當如何而後可以勸商。而不使之於衆民應出之稅有所賒輕。吾當於論稅時析之。

篇五

論獎外輸

吾英諸貨外輸。民常謁有司乞獎助。宜與否。有司決之。此其意以謂英產外出。他國之產。常與爭銷。民獲官獎。則其貨可以跌價爭售。而無虞折閱。如是。產之出國者日多。進出之差。不至爲負。則國之大利也。國家之權力。既不能使其民專外國之市利。如本國然。又不能強外國之民。使之必銷英貨。如英民之所爲。則以謂其次莫若以利啗之。使樂市吾貨。夫貨折閱以售之。固無異於以利啗購者矣。商宗計家。其謀爲富國之道如此。彼固謂但使進出差之無負。則吾僑小人之囊橐。不久將悉盈也。或曰。獎有宜給。有不宜給。凡其貨出國交易。非得獎則必折閱者。獎之當也。至他物

之價既足以復其本矣。又兼獲通行之贏率。雖不獎。無害也。蓋價足復本而猶有贏。則其與外產平競可知。平競則無俟於獎。故獎必施諸價不及本。抑及本矣。而無所贏。有時且折者。獎所以救折者也。知其必折於外。故先受獎於內。以爲之地焉。必獎之。而後其業可以興。可以繼。至於每一交易。國之母財。以之坐減。則彼所未嘗計也。誠使諸商皆然。國之積貲。陵夷盡矣。

夫其貨必待獎而後可以外輸。則如是之交易。其於國常無利。而有損明矣。然必獎之。使可久者。以謂不如是。國貨不出也。而不知使莫之獎。彼之用母與業者。將更求其能復本而有贏者而爲之。斷無止於折閱而不變者也。止於折閱而不變者。有之。自獎政始。將以求富。適以貧之。甚極獎政之效。使通國之民。昧於利市之業。而常爲折閱之商已耳。未獎則所折在商。既獎則所折在國。言計如是。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近者有人著爲小書。流行都邑。其大旨以謂自穀麥出口之獎政行。出口之麥。以價

銀言過於進口之麥甚遠其所過之數以抵國家所給之獎費有餘則以此爲獎勵外輸利國之明證夫自商宗之說觀之其言固以甚辨蓋獎麥外輸公家之費雖甚鉅而進出差額之反正所得之利過於所糜其說之然聽以此獨不悟彼所謂非常鉅費而用於獎者尙爲最小者耳而農民母本所用以築田生穀者方此尤多不可置之弗論也果其有利其麥之至外邦所售之價復者豈僅獎銀且必有以復農本而加之以通率之贏利而後可使其劣是則一國之民舉受其損而國財且以坐耗此理灼然非巧言飾說所得遁也不幸持商宗之說者乃即以其價之劣此以爲獎政所宜施此所以無往而不左也

案斯密氏既斥商宗之語以徒積金銀爲非矣獎輸之法自無從當今姑以商宗之說爲不誣而金銀實爲國家之重寶又使物產在外其價昂於國中則獎輸之爲未盡無謂也何則彼所求者但務廣推外銷而差本負之積黃自而已雖然彼求積黃白黃白則既積矣吾姑備當時設爲此政之尙有不平者乃有地食租之

家恐租率之日微，利在穀麥之多出口。又知獎費出於大藏，乃通國所共任者。費公帑以保私利，則無怪其力持之矣。願穀以獎而出國，國中餘糧之價常貴而不跌，非食麥者之利也。是齊民共出其財，以使國儲之常少，糧價之恆高，此更何說耶？故觀此知當乾嘉之際，英倫民智之高下，與擁地自封者勢力之大小也。

而事有越於常慮者，自獎輸政行，穀之出口日多，而國中之一麥價不見貴，反益賤。於是主前政者愈持之，以爲獎輸利國之明驗。夫吾英穀價降賤，始於前朝之末，蘇廷於本朝六十四稔之中，誠有目所共睹。然此可謂吾英穀麥以天人之交相，雖獎外輸而猶賤，必不得曰吾英穀麥緣獎外輸而益賤也。使穀緣外輸而益賤，則反是而觀，將緣禁出而滋貴乎？殆不然矣。法於穀麥禁出之國也。一法禁出穀麥之令，至一千七百六十四年始除。一其中麥賤與英正同，則知麥賤與獎出爲無涉矣。吾意穀價之降賤，全非政令之所爲，而其故或由入本稔來銀值之漸貴，銀穀相權，銀見少則穀見多，號曰穀賤，殆由此歟。至謂以有獎輸而驟乃愈平，則斷斷乎無此說也。

案斯密氏以十八稔英國穀賤爲銀貴之反驗。後之計家皆疑其說。以謂當時銀入歐市者未嘗加少。而各國皆漸用金。法銀當尤賤。無緣更貴也。考穀價所以降賤之故。正由農學日講。田事日闢耳。民知輪種雜糧。如薯蕷。踴趨之。愚以蘇地方而轅田制廢。又得播草新術。試考其時報。廣告白所術。售各項子種。可以知之。又田功進矣。而天時佑相。歷歲大穰。民力益裕。故當日歐西戶口大蕃。其見諸英倫者。如南部當十七稔之終。戶口僅五百萬強。至十八稔中葉。乃倍前數。弱千萬焉。且其效不徒穀賤而已。田租亦大起。有地田主。人人素封矣。合之數者而觀之。如穀賤。如租高。如庸進。如戶口自倍。其民生大進。如足。殆非僅僅銀值增貴之所能爲。而治本於農。非野業之修。莫能致也。

歲中穰則糶平。歲大穰則糶賤。願以有外輸之獎。歲愈穰則出者愈多。而糶無由降。夫不使糶過賤。以病農者。固設爲獎政者之本。惜也。至於歉歲。雖獎出令停。然以穰歲之多。出也。蓋歲空虛。無以相補。故歲無論穰。歉。是獎外輸之政。皆所以使國中穀

價昂於自然之平價。

夫謂農政以有獎出而糧貴。此不必甚智而後知之。乃議者以謂獎外輸所以豐佐農業者。其事有二。獎出則外銷者廣。銷廣求多。供者自奮。一也。獎出則內銷者狹。銷狹價昂。供者又奮。二也。以是二因。故使獎出之政。多歷年所。其生穀之效。將過於不獎出者之農。而穀以多而價平。其所以抵獎出之所費者。尙有餘也。

應之曰。所謂因獎出而外銷廣者。無論所廣之如何。外盈者必內虛。非奪其內銷者無從有也。夫每括打之麥。其以獎而出者。固將以不獎而留。留則所以供內者自舒。而其價亦比例而將跌。故凡獎外輸者。無間民食抑他產也。與加賦於民。其效均者。有二。所獎之費。本出於民。一也。外輸穀少。其糶必貴。二也。夫穀者民所必資。其損必徧於國中。故二征相衡。後者尤重。請以實數言之。假如歲中每括打麥出口者。其獎費爲五先令。而國中麥價緣是貴者。每布歇洛爲六便士。以八布歇洛爲一括打。則是與每括打費四先令等矣。所舉之數不多如此。然而民於每括打麥之外輸也。既

分出其五先令矣。而於其所食之餘糧，每括打尙增多其四先令者，吾聞主其說者之告人曰：每歲外輸之麥，以比國中所得銷，其率猶一之於三十一也。然則通國之民，於前征凡出五先令者，於後征則出六鎊四先令也。（四先令以三十一乘之）今每歲所獎而出者，吾不知幾何，徒以此例計之，則其征之重爲何如矣。且賦稅不能徒行也，固必有其承而出之者，而民生之舒蹙殊焉。今於民生之最重者，無異加之厚征如此，則其效將見於勞民生事之不供，或見於民力庸率之加大。夫而後前之二征有所出也。山前而言，將小民之力屈，力屈則減其事畜教養之資，而國不加庶矣。由後而言，將富民之業侵，業侵則損其役財贍功之事，而國無由加富矣。是故獎殺外輸，而使出者無量，不惟奪其內銷者以爲外市也，且使多歷年所而爲之，其勢將以彫戶口之民財而傷其本，本傷則內銷外市之數將俱微，而生殺之量又烏從進乎。

所謂因獎出而內銷，故以昂農畜殺多者，使由外輸獎政，而殺之價值以昂抑

能使多寡相同之穀。所養之手指加多。而其所爲養之事。或奢或儉或適中。一如同時國中他人之養備者。則謂農由此加奮可也。顧此不獨非獎外輸者之所能爲。國無政焉足以致之。故由有外輸而穀價昂者。名昂而非實昂也。名昂烏能使農奮乎。前所指之二稅。陰行國中。於通國之民。有不便之實。而所謂惠農者。則名存而實亡。未見穀之能加多也。

獎外輸之實效。於穀之眞值無所加。而於銀之眞值有大減。同此銀也。未行獎政之前。所易之穀貨多。既行獎政之後。所易之穀貨少。蓋國中百產。成於民力。民力待穀以爲養。穀既貴矣。百產準之而皆騰。百產之價皆騰。銀之眞值斯大損矣。其見諸力庸之率者。以勞民得財。本以贖其身家。其一日勤動之所得。必足以致一家之生事。而奢儉適中。則視其群事之進退中立也。其見諸各種生貨者。以樹畜之業。良楛雖殊。要皆與穀食爲比例。如芻蕘。如隄膳。如馬牛之價。如轉運之費。皆視穀價爲高下者也。力庸之率。生貨之價。既進矣。由是而物材之價進。由是而被巧成物工之所爲。

者亦進。然則一國之內。凡地利之所產。民功之所登。無一物焉不視穀價之高下爲臞腴矣。

案樊穀外輸。其勢可以使穀貴。穀既貴矣。惟樹畜之產。因而轉賤者。有之不必盡貴也。蓋資生日艱。致穀之外。民無餘力。而銷市日隘。故也。英國麩麩賤。則肉貴。麩麩貴。則肉賤。蓋由此也。故樊政既使通國受貴穀之損矣。而於農又無益也。

是故由樊外輸。農之糶穀。雖昔之每括打三先令六便士者。今乃四先令。而以穀價之加昂。田主之徵租。亦方之在昔。爲有進。然以百產之比例。皆臞。今之四先令。其爲用無加於昔之三先令。有半者。則名雖爲進。而農與田主之歲入。實不能由此而加。優也。農不能加。毋以力田。田主亦不能加。豐於自奉。惟至購用異方之貨。或以之而見優。而購用土貨。則無毫髮之益也。農人所資。盡爲土貨。田主所用。亦土貨。九而外貨一。則穀糶之昂。於彼均無攸利。明矣。

夫銀值之降賤。亦多因矣。使其山礦產之肥且多。則其效見於交通各國者。必溥而

公故其時百物之價各各漸騰雖名得者必不以之加饒以謂有損則不可也。括糶器飾之屬其值日廉而物價在市者比例互觀固亦無殊於糶青獨至銀值降賤由於一國之政所自爲者則其效獨見於國中一越關門即不如此故其事與前大異不獨不使民富實則將使國貧蓋百產價昂獨見本國民之致物備用以難百工之業皆形蕭索而鄰敵所產得以跌廉競市將不獨侵其外銷且奪其內市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案後之計學家則謂銀值定於時勢之自然決非爲政者所能高下設其能之必其國以立憲中與各國不相往來而後可外此皆不能也既不能使銀值降賤即不能使物價復騰昂矣然而政於銀值雖不能爲高下而以擾民使不得安生樂業有餘故政者其口之歲殖必退也。莫外輸之害國在其擾民而不在其使銀值降賤也。

波陀噶爾西班牙二國以地勢附近南美遂奄有其地諸礦而金銀之散於歐洲諸

國者大抵由波西故金銀在他國貴而在波西賤者由於自然雖然有珍其所差者不外運費保險間耳以二金之貴重而易挾則其運費本微至於保險則以其物之價值爲比例故二品之在波西使非以政爲之則其價值雖較他國爲微必不至如今者相去之多以病國也

金銀之出口也在西班牙則明禁之在波陀噶爾則騎重出口之權其效與明禁同故有外流皆盜關出之物關出之爲費必重於是二者之在他國與其物之在波西其本值乃迥異矣其事如泄水然截流設堰諸以爲池洎其既滿漫而橫溢與無堰同夫明禁重權取也金銀水也池之滿亦有有限國之受金銀有極二邦地利民力之所登者幾何所費以通功易事有待於通財之輪流者矣若爲關幣爲積槍爲領贖爲銅飾至矣盡矣不復加矣過此而多雖有厲禁不能不越堰而爲橫溢之流者勢也吾聞二國每年所關出之金銀與其所徵入者差相等可以見矣且川

堰內之水必深於堰外堰愈高愈固堰內外水之深淺愈懸故金銀之在國也亦以

禁令之故。與其物產比例見多。其權愈重。其罰愈深。其警伺愈密。其比例見多。亦溢甚。是故人其國者。徒見黃白之允稱。用於栝栳器飾者。幾若他所之銅錫。而宮室餘物之華飾。又粗陋不足以稱之。蓋金銀太賤。而餘產昂騰。農工諸業。興作不易。轉使外國生熟諸貨。得以低價入市爭售。而其民大困。波西以禁出多藏。而賊各國以罕至。難得而貴。一揚一抑之間。外產與之爭銷尤易。使一旦閉關放流。轉瞬之間。內外水平。行將相若。第當金銀流出之時。淺人必將以其事爲大損。而其實則轉無用之金銀。爲有用之物產。國中物價日即廉平。後之少者。與前之多者。其於用乃正等耳。夫金銀之出國。非徒然也。勢必有所與易。所易有饒有需。而民知顧利。需者必多於饒。若物財。若器資。若糧食。三者既足。而生財之業。殷然是故。放金銀之出國也。乃轉滯財以爲生生之母本。而勸功享實之效。因之而收。其茂殖必以立增。數歲之後。且以大進。何至多金而費。如今日之事乎。聞人有被稱懷珠而苦凍餒之患者。波西二國以之矣。

案斯密氏既言金銀出國非法令所能禁而波西每歲開出之數與徵入者差等矣。可知波西之民所以病者不必盡由此禁也。其禁固非而國概則不必由此。當是時二國之民群然以掘礦積金爲事而農工商賈諸正業多鄙棄爲不足爲。又以政法日非守舊宗禁新法設違問之官以遏絕異端新學民桁楊相望救死不給尙何生業之能爲哉。且其俗所貴尙者首神甫次武人而以治生逐利爲汙處。故二國之不振者政教之非不惟財政不中已也。十九稔以還舊習稍改政公而民行其國勢亦以漸起而至今猶不足與英德諸邦抗列者則民智之猶下也。波西於金銀則禁其出國吾英於穀麥則獎之外輸雖爲事不同其於言計之謬則一其有害於人國亦均。蓋無論吾國土田之肥磽農事之巧拙獎出之效皆使穀之在國者貴在外者廉又以穀價爲百貨之所程也。故國中之銀易權日遷而外國之銀相形以昂吾既以賤麥餽遠人而又使吾民食貴穀吾工成物雖欲爲廉勢不可也。斯荷蘭之工乃得跌貨價以奪吾市是獎政行而外人獲倍稱之和也。

國中穀貴固也。然其貴在名而不在實。穀之斗斛均。則其食功相若。不能多也。多者從其所易之銀價耳。徒使役財食功之家。因之而費。而於農人田主。又無利也。彼農人田主之所見收。苟以銀言。誠亦覺其多取。而固淺之衆。方謂獎政於彼。誠有利也。獨不思得銀雖多。而食功儲糧置物。凡本國之所產者。皆比例而加貴。所獲一而所失者三。以此爲利。猶稱飽於夢食耳。

然則獎出之政。利者獨販麥之商耳。歲穰則以獎之。故而麥之出國者必多。蓋歲既寡。無以通於凶年。歲歉其人國者又衆。業廣而價常高。倍稱之息。舉焉。向使國家一任其自然。販者之利。烏從得乎。持獎外輸之議。而常願其勿罷者。無怪乎多此商也。田主農人之議穀法也。於外至之穀。則抑之以重權。於出國之產。則勸之以獎輸。大抵見工業之所爲而尤效之耳。彼以爲一禁其入。則可以專內銷之市。一獎其出。則無至於貨壅而滯銷也。工既爲此而利矣。農何爲獨不然。而彼未審乎穀與百貨之異也。夫禁入獎出之政。施於垂屬麻桌之功。而其價以起。此其貴者。將獨名貴。實亦

貴也。其馭功易食之量以多，其贏得實以饒。其歲入實以廣，其居養將由此而加優。其興發將由此而加大。故二者之政，施於何工，其業皆有盛旺之效，而民趨之者多也。獨施於農，則不然。徒爲其名而亡其實，農人之歲殖不以加多，田主之名租不以加厚，田野之業不以盛旺也。何則？所養所雇之口手，數同乎前而不能增也。蓋稼穡者，民生所必資，百產準之以定價，故百貨惟穀不能以易銀之多少，而或變其真值也。獎其出，禁其入，其值不以之增，廓然大通，其值不爲之減，持一斗之粟，行夫五洲，其所養之功力一也。懸夫百年，其所養之功力又一也。蠶蠶麻桑，非百產所準以定價者也。以穀麥貴賤金銀，可也。以金銀貴賤穀麥，不能也。

案國家政令，施諸稼穡，尤不可不審者。百產可用，不可不用，民尙有所避就。至於五穀，則無可避就，無所增損，使歲饑而禁外至之糧，其害豈禁他貨者所可方擬也耶。

獎外輸之政，微論施於何產，皆有一弊隨之。其一乃隋宗諸政之所稱，大抵使民棄

利厚之產而從利薄之功其一則獎政之所獨使民之治生不僮從其利薄且從其失利者蓋其業必待獎而後立未有不爲失利之業也至於施之稼穡其弊尤深勸功發業之效日以遠矣田主之資獎於國也雖尤效工商逐末者之所爲而於二家所以資獎之故則未曉然也待廢度支待增國稅而於其產之真值則未嘗有豪髮之加且以銀值降賤之故百物市價日昂農民退怯而耕耘浚治之功亦因之而鹵莽蓋田業與通國之民功未有不相待者也

獎政加於外輸矣而亦施之於內銷之產或有謂其勸民功徑於外輸之獎者前論外輸之效等於加稅者一端而獎內銷之產者國賦所加止於獎費其物之價不緣此而賤且以產之日多而跌故民之所失於獎費者通而言之亦收之於減價也顧此類之獎希有行者蓋諸宗之學以多收金銀爲富國內產雖以獎而進金銀則未嘗由之而多也故其獎之也不若外輸之亟或謂求獎內產多譁張之民此吾所不敢知者求獎外輸其譁張乃尤著也何必於內產者而獨苛乎內產之獎物以獎而

日多供過乎求不爲工商之所利獎外輸者其事反此此其重彼輕此之實因也吾嘗見製造之家其貨之難通嘗合力出獎以勸外輸其獎雖重則取償於後之貴價合前說而觀之則知獎政施於民業大抵矯物情之自然於人國爲無益然而國於天地有鄰敵之相轄也則自固其圉要不可廢故產爲守禦所必資者獎以勸功使自爲之而不必常仰於鄰國未無當也其業非獎助不立則雖加通國之稅以輔翼之無不可者此如吾英海船所用之繩纜帆布如本產之火藥獎其外輸或其內產務使其業之日盛皆可執此說而通之者也

案中固自海通以來咸同間中興諸公頗存高瞻遠矚之概天津江南之製造局福州之船廠其尤著也顧爲之者一而敗之者十畛域之致礙侵蝕之時有遂使事設三十餘年無一實效之可指至於今治戰守之具猶靡無窮之國帑以仰鼻息於西人事可太息無逾此者

今天獎政者乃用通國之公財以維持一家一業之私利以大公至正之道言之未

有可稱爲善政者。願國家當極盛之秋。府庫充盈。主計者茫然不知所措注。則費其一二以勸其所意之民業。未爲病也。國之濫費何限。奚於獎民一事。獨斤斤爲國之爲事。比於家。既有多財。不憂浪費。獨至度支吝細。國步日艱。而有人猶以此爲富國之規守。而勿廢斯大愚耳。

有時雖名爲獎。而實與舊稅掣還無以異者。故其損國亦與真獎有差。此如精鑄出口之獎。乃掣前征糖餉之稅而還之也。雜帛諸貨出口之獎。乃掣前征生絲釐關之稅而還之也。火藥出口之獎。乃掣前征硫磺硝石之稅而還之也。司權者必出入同物。方名掣還。質同形異。則名爲獎。而不知此雖獎而實非獎也。

國家於百工之藝事。賞其精能。施以獎政。此其效與前所指之獎商者大異。不可混也。蓋既稟稱事。所以勸工。有鼓舞民業之效。而無矯拂自然之憂。乃以執其業者。術進而益精。非以其利權有偏重也。且獎藝之爲數常微。而獎商之爲數常大。吾英只於獎穀外輪一政。每年所費逾三十萬鎊之資。其餘可推校矣。是故獎商獎藝。

同名爲獎。且有時名獎。而實則擊還之稅。而吾嘗考一物之體用。究利害之所由。固當據其實而論之。不可徒獎於其名也。

以下專論穀麥商務及英國穀法。

既論獎政如右。願非取穀法而詳言之。則於義將有所漏而不賅。世之人於國家獎穀外輸之政。及餘政之相因而起者。翕然皆以爲良法美政。無異詞者。習非勝是。殆不可攻。雖然。使但取穀麥之商務而審其情實。則穀法善否之真。將自見也。事之所關者大。而俗之迷罔者深。吾雖欲避煩辭之設。有不可得者矣。

穀麥商務。向分四塗。是四者雖常爲一家所兼。意願徑術不同。其事固離然四也。國內之商。一也。運穀入口。銷於國中。二也。運穀出口。輸於外邦。三也。而所謂捐商者。運穀入口。所以爲出。四也。

一則先取內地之商。而論之。俗常謂穀商之利害。與食穀者之利害。必相妨而不可合。此大誤也。二者之利害。無所不同。即至甚饑之年。莫不如此。商之爲難也。價之貴

錢必與歲之豐歉相準。而後其利收焉。不及而賤則害人。過而貴之則害已。此不道之驗也。蓋歲歉矣。而後昂其糶。糶昂而食糶。食糶而通國之民。皆節其口腹。謹其裘。殍富者猶苛也。窮者乃加甚。使彼昂其糶而過之。則食穀者節糶之爲。亦比例而過。節糶而過。現存之穀。將濟饑日而有餘。餘糧在窮。而新穀既登。則彼所失亡者。不儘天時之損也。可貴之儲。轉而爲賤。所亡彌多。故曰過則害已也。又使歲歉矣。而彼之糶如故。抑昂之而不及。則食者節糶之事。亦比例而不及。節糶而不及。現存之穀。將既盡而猶饑。此不獨商失其所可收之厚利也。且使國人失其減損之猶足支。而得糶損之尙不贖。流離困阨。瀕於死亡。故曰不及則害人也。夫視倉箱之餘。度戶口之多寡。而節日月之糧。必令足支以待新穀之至者。中饑之民之大福也。而商者之利。亦正在此。準豐歉之情。昂其糶而爲最大不可復多之價。而彼之厚利收矣。彼惟熟於年穀之情。視其民旬月之所待給者。以操縱騰跌於其間。而知其價相協之與否。此非精於其業者固不能也。雖然。彼之用心。固以自適已事。以資最優之贏而已。

不必爲富而仁。於同國之民有厚愛也。願任其自己。而國民之受賜已多。且惟恐其計利之不悉。使害己者。馴至於害人焉。不觀於海船主人之待其水手乎。舟行大海之中。糧水之儲有盡。而程途之遠不可期。則計口制節。粟其飲食。雖其事誠有時而過。爲無謂之周防。然而持之絕之災。以與減省者較。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知此則穀商饑家之所爲。亦可恕已。雖以彼實利之周。制穀價者亦誠有時而過。然由此賴以全濟者多。使其徇廉惠之名。當甚歎而爲平糶。則其中之轉於濟壑者。無異彼之推而內之矣。至於實利通周。而貪情用者。其受害亦最深。不僅不仁之見。憤怨也。災過穀留而價跌。所欲求之利。轉以厚求而亡。及其倍之。固已晚矣。

案此亦全書中最美之一篇。爲前人所未發。而後人所稱誦者。羅哲斯曰。當饑之歲。穀商欲牟豐歎之實。而制爲賤價。其事良難。僅能揣得其粗。加以保險之費。以爲價耳。故商欲考一時見穀之盈虛。而農人有穀之家。斷不以苦者。於農爲失計。於國爲有損。而所損者。又非生穀者之益也。蓋商已於價中酌加之以爲保險費。

矣。

今使一國所產之民食，彼爲穀商者，得聯爲公司商業，全舉而有之，則此公司者，效荷蘭椒桂公司北美菸菜公司之所爲，聚其所有餘過多者，而焚毀播棄之，務使供常劣求，於以責高價，可也。顧其勢不能，雖有其暴之君，極峻之法，不能爲如是之壟斷也。法既不能爲此，彼欲憑數家之多財，封聚之以罔市利，則將見百產之中，穀爲最難者，此不獨其產之至多，非數家之財力所能辦也。就令能之，而穀之生也，與他產絕殊，勢又不容其如此也。國非射獵游牧者，其所銷者必穀爲最多，而民力之存於殖穀者，亦方他產爲最廣，一稔登場，分其利而有之者，其數又最衆，此分利之人，其散布國中者，所居徧於山巔水涯，又最遠也，則不能若治他業者，其主之易呼以集，明矣。又其爲銷也，或徑致於其鄰里鄉黨，或售之於商轉，以爲糶，國中之穀商，麥賈與夫農人餅師，類而計之，方之治他業之商賈，什伯不啻，其衆且多如是，則其爲聯愈難，惟其如是，故雖當饑歲凶年，而藏穀之家，知以時價售其穀，將未必盡也。則

常平其糶斷不令糶殺有餘。新者已至而徒使同業之人收其利也。一人之情如是。衆人之情皆然。未有不準豐歉之形以求其最多之利者。

歲之饑饉也。輕則曰歉。重則曰荒。今若取吾歐。輒近二三百之紀載。而考其荒歉之所由。則將見歲之稱歉者。大抵皆水旱隔并之所致。有時師旅之後。村落荆杞。民告乏食。然而少矣。至謂由群賈相聚。擁殺貴價。而然者。則絕無之事也。顧水旱天時之厄。因之致歉。則有餘。因之致荒。則不足。荒饑之至。類起於國家救歉之政。其術不善。轉以致之。此數百來年吾歐前事。所班班可考者也。

案沱饑之災。歐少於亞。以其地形破碎。多江河。便於轉漕故也。自鐵軌既行。饑乃絕無之事。此今世之民。所最優於古者也。英大饑在元延祐二年間。其時每括打麥價。約今幣十二鎊有半。此後則不少。概見有之。往往起於官禁屯聚。或地私其糧。不相通餉。則偏災以興。二十年前。愛爾蘭嘗大饑。則以其民平日專食薯蕷。而有菘爲災之故。凡民食儉陋。則其地易饑。故西人以民俗精治膳羞。廣羅蔬菜。爲

禦荒上策而以俗安儉素食不重也。

非計使俗如是雖財賦豐穰荒歉所不免

其國廣土宜田道塗利闢而商賈連流無關徑之爲暴則雖至凶之年歉或有之荒無有也雖極劣之收使其民出之以謹節將皆足以粗給蓋歲之所以凶者不外旱乾水溢而已而國中之田高下互有偏災所害必損其一而留其一也獨至稻園收者必在下田且有時需水必其望足則旱魃爲虐或不勝耳然而災之徧於國中者少使商旅大通而國家政令不爲之梗則有無可通不必遂有餓殍也數歲之前印度孟加拉大旱此雖可致甚歉而猶不至於荒不幸當此之時大東公司中人嚮突謬妄其救荒賑穀之令皆見近而不見遠於是大災赫然成矣。

案印度凶荒多見者其故有二道蕪不通一也民食素陋二也其一可以改爲之其二不可以改爲也當斯密氏成書時英法荷蘭諸國其民通印度者大半無賴之尤且克來福新奪其地有之其於救荒之政無費焉耳。

當一歲告歉之始。爲民上者用其咫尺之私智。則制爲穀價。而令其買爲平糶。顧令行而穀不來。非不來也。母之不復不能來也。則由歉而遂至於荒者有之矣。抑有時穀來矣。而以其價之平也。來者有根。而食者不節。則始若無歉。而卒乃大饑者有之矣。是故救荒最善之策。莫若一聽商賈之自爲。求其勿至荒饑。以此救其歉乏之災。亦以此蓋歲至真歉。不可逃也。極人事之勤能。扞患澹災。使民不流亡至矣。國家此時所能爲者。在通轉運保商賈二者而已。商賈之宜保。莫若此時之穀商爲尤。其有待於保。亦莫若此時之穀商爲切。何則。彼爲匍匐救喪之事。而常爲衆怨之所歸故也。

小民之愚。逢歉歲則怨販穀者。故凶年穀商衆矢之鵠。其勢常不足以求利。而反以遺殃倉廩。焚積聚掠。恆有之事也。而不幸穀商之利。又必與歉歲期。蓋操其業者。常法與生穀之農。立數歲之約。以收其穀。其制價也。則通已往之數歲爲之。故其價多一時所稱爲持平者。如近者歉歲之先。每括打麥約。價二十八先令。他穀稱是。是已。

至於歉收之歲。彼則以向所平受者。增長其價售之。此其所以爲利也。顧此歉歲所收之厚利。通而計之。亦不過絕長補短。使其業之贏率。與他業均而已。窖藏之所耗。蝕騰跌市價之不可預知。此所以厚實之收。於販穀之業常少也。業之有利。期乎凶年。而不幸其身。又爲叢怨之府。由此而販穀一業。操者少。鄉里自好與身家殷實之人矣。自好殷實者不爲。故無賴之磨工餅師。與本微品下之人。始爭出以承其乏。由是而生與食二者之間。皆顧利不仁之牙僧矣。

歐洲古昔之於穀商也。知其爲衆怨之府。不徒不爲之解紛。且其情與凡民同。亦不以其業爲可貴。反從而困苦僂辱之。故吾英義都活第六之五六條。令曰。凡糶穀。欲以復糶者。則其人爲閭閻之強賊。初犯。監禁滿兩月。釋放。其穀入官。再犯者。監禁滿六月。釋放。罰鍰倍其穀之值。三犯。加桁楊。監禁之。以王令乃得釋。籍其家產。英之所以待穀商者如是。餘國亦未較吾英或愈也。

察吾人先祖父之意。若以謂民糶穀於賈。必貴於糶穀於農。蓋賈者於穀價之外。必

資厚贏而後爲此也。故以爲不義而禁之。且不僅欲禁穀賈。其意常不欲有人焉介於生穀與食穀者之間。是以於穀僧穀備之時。常加無窮之周防。必深知其人之平稱交易有廉賈之號者。乃許爲之。義都活第六之法。業穀僧者。例必三鄉官公保。乃可。其繁重已如此。而至額理查白之代。納以爲未足也。必議院給憑。而後得操之。蓋吾歐占之理財者。於農工二業。用意迥殊。農野業最大者也。工邑業最重者也。禁穀賈而立穀備者。欲生穀之農。自糶其穀。而糶於農者。非食穀之家。即轉穀之備介農生穀矣。又必自爲其穀商穀賈。而後可。至於工業反是。凡製造者。禁不得開肆坐列零售於人。其產貨必其業之商賈承之。其於農也。意以穀爲民食。務使極賤。而不知所以爲賤之術。其於工也。意欲買業之有利。而恆恐製造者賤價徑銷。以奪其業。而不知其雖欲爲此而不能。

工業製造之家。雖許之以開肆坐列之事。總其徑售散致於人。其貨價終與他賈同。雖欲跌以爭銷。不可得也。蓋工既開肆坐列。而兼爲賈矣。則必有其爲賈之財。財賈

業之母益。則工業之母輕。有所挹注而爲之者也。使所求之贏率與一時之各業必同。將不獨工業之母有必賈之贏息。賈業之母所賈與之均也。今假歲收什一者爲其地通行之贏率。工賈之所同。則其肆所售之散貨必賈百二十之息。而後爲不折閱也。當其貨之由廠而入肆也。其計母賈償必與移發他買者一律。使其劣此將工業之母得利不及常率而爲損。當其貨之由肆而售於人也。其計母賈償又必與他賈之所售者一律。使其劣此將賈業之母得利不及常率而爲損。故其貨之由廠而肆。由肆而散之於用者之家也。不知者謂其收利倍常。而實則二業各本。而所收者仍什一。非什二也。利不及此數。則耗虧從之。然則雖聽其自售。彼又烏能跌價以奪他人之市乎。

國家於工則禁之。使不得爲本業之賈。於農則勸之。若惟恐其不爲本業之賈。而不悟二者之皆非工之得爲賈。其得利不能獨豐於他人。則農之自爲賈。其名價亦不能獨廉於他人。明矣。責之使自爲賈。農與賈之間。其所用之母財必分其半。以實廠

倉以待他人之來糴其半用之醴畝以期生穀之無窮顧彼之所用於醴畝者不能不責農業之贏利則彼之所用於麻倉者亦不能不責賈業之贏利也是農與賈之業既各用其母財則無論爲之以一人抑出之以兩主其收利必與通行之贏率均而後其事有爲之者惟其業與他業之利正等乃可以不敗而悠久然則國家雖強農人自爲其穀賈彼之名價必不能比他人之爲穀賈者廉也徒破分功之局於民又奚裨焉

夫理財之事既無益者則往往有損工者之操業也用其力於二者不若用之於一者之精也商賈之役財役之於其二者亦不若役之於其一者之有利也同此手足奮於一業則巧習捷給而成物多同此心力竭於一事則周市彌綸而遺利出惟然故其致貨供物能以獨廉而爲餘衆所不及也是故工之兼賈不若分之賈人開肆坐列獨以市酷爲業者其制價常平農之兼賈常妨耕事一邑之中居民環處近者數武遠者百家非得專業賈人司其收發聚散者亦未必能廉也

故使農自爲其賈，與禁工之不得自爲賈，雖二者皆譏，而於農之害尤重。其分工賈而一之者，欲役財者之分，而進之使速也。其合農賈而一之者，欲役財者之合，而抑之使遲也。要之遲速之間，皆爲侵民之事，使之不得自由，以各供其天職，法之不中，莫若此者。且此固非有國者之所宜問也。夫一國之利，莫若厚生之事，一任民之自謀，而無加以束縛馳驟之迹，彼貪多務得者，必不能制廉價，以與他人爲競於市中，而其效常至於自損，故諺有之曰：業廣者貧。然則分者自分，又何必設爲教條，而爲之程督乎？民之自順其利，常精，斷未有國家之爲民謀，轉周於民之自謀者也。

夫功分則業精，故分功密者，一畝之大利，自有前之政，而農與賈之業不得分利，固不進矣。且極其效，亦將使田疇不治，農一人而二業，其財力分，其日力奪，則所用於執犁耙田者，固有限矣。今使不爲其賈，粟則穀麥登場，粳之以棉，麥之以春，固可悉售於穀賈，毋本速復，而更施於田畝溝洫之間，利有餘乎？則田畜之數，日以進，農器之製，日以精，僮指之餉，亦日以乘，自其穀賈其自售也，其財之滯於廩倉者大半，滯

於通貨者又多。及田者日以少矣。故其政適以沮田疇之治。闢田疇不治。穀且日少。是彼所欲求者穀賤。而其效乃反以報之。

夫國家之生穀。因欲其多。而欲穀之多。所宜懷保而勸相者。首莫如農。其次莫若穀商矣。蓋穀商之於農。其所以利其業者。猶他商之於工業也。工得商以通之。而後其成貨速。而無躊躇之弊。其買也。或先貨而與價。故工之用母常完。母完。故成貨多。使無商爲承其貨。則彼將求足於散貨之家。抑求之於雜酷之小賈。不必得也。不必得。則其母常不周。而其業或蹙。殷商之母常足以復數家工業之母。而有餘。故二者之交通。猶倚一家之大力。以維持數家之小母。卽不幸而有虧折乏絕之災。其禍不至於不勝。而其業猶可以立。殷商之有大資於諸工者如此。

惟穀商亦然。得商以全承其穀。而農之用於田業者。其母常完。夫隔井之災。旱潦之厄。農業所不免者也。有商則緩急可通。而其業無損。自其禁之而農乃仰息於田主。而常受制於穀儲。今使除向者之厲禁。而國有穀商。使農人母財向所不得悉用於

田業者乃今悉收之而惟治田之是用。又使農得穀商之助。有以通其緩急。而天行不足爲之災。則通國利源之進。與其尚達之神。有不可勝計者矣。

是故義都活之令。務使生穀與食穀者之困。無一民焉敢於居間而求利也。而孰知是居間而求利者。卽所以使早漙之無成。卽以劑豐歉之不齊者乎。蓋力能使吾國生穀之日多者。田農而外。無若穀商矣。

政之實不便者。雖一時強爲之。及其久也。將自變。故義都活之令。雖嚴於始其繼也。乃生無數之令。以斟酌稍弛之。始則續以更售。無論何時皆爲益利矣。後乃曰麥價每括打在二十先令下者。賣者不禁。繼而展其限爲二十四先令。俄而又展之爲三十二先令。四十先令。終之察理第二之十五載。下令曰。所積穀待售。價在四十八先令下者。聽之。惟積穀而糶。在三月以內。於一市之中者。謂之糶也。猶不許。雖然。自此令行而境內穀商舊有之利權稍復。今王之十二載。凡穀商豫申之禁。幾皆除之。而察理之所著者。猶奉行無改也。

審察理之令。其中有與世俗同其謬見者。二端蓋令之意。以謂使麥價之貴。至於每
括打四十八先令。而雜糧與之比例爲貴賤。其時雨之積澆者必多。而民以之病。而
孰意不然。吾所謂澆麥商賈。其勢難合。既難合矣。則不能爲積澆病民之事。價之貴
否。又無論也。且所謂四十八先令者。其於麥雖爲貴價。而當凶歉之年。往往新穀登
場。價卽如此。莫之積而價已高。則其高也。於雨何涉焉。此其謬一也。令之意。又以謂
麥價過高。則豫屯者衆。如買空者然。朝收暮價。大利坐車。而民以之病。此又不然。蓋
使商糴於一市之中。欲無幾時不易市而糴之。此其所爲。必預策其市之將乏。後來
之價。必貴於前。夫而後爲此。而有利也。使其策之不審。而價不時高。則彼將不止於
無所贏。而收發之費。且莫從出。所積彌廣。折愈不訐。是其所損者已。而於人固無傷
也。使其策之甚審。而後來之價果高。則天災有徵。彼之所爲。不但於國人爲無罪。而
實且有功矣。何名而禁之。蓋以彼之習於其業。知災之將至。而使衆早爲之所故也。
夫與其甚饑。而至於轉徙流亡。則莫若先爲節減之事。以紓其禍。歲之真凶者。不可

幸而免也。而善亡救敗之術。在稽見糧之多寡。計支時之短長。以制其罄殫之豐。而己矣。彼穀商於此。所以有豫策之智者。蓋得喪所系。則其考之也。必精於常人。而其地勢又便於爲此。是以糴糶騰跌之事。必聽其所自爲。而國家於此。設不幸而有。殿迫禁沮之爲者。未有不助天行爲虐者矣。此其謬一也。是故吾歐民俗。其於穀商。穀賈也。疑忌之情。無異古者之於巫覡。今夫巫之受國不祥。而實無罪。猶穀商穀賈之受怨惡。而實有勞也。自焚巫之令除。而後民不能以虛幻之辭。致無辜之民。被非理之罰。而世俗疑忌巫覡之意。亦從之而漸亡。則知欲雪穀商之枉。而使俗坦然。無疑於貴庚罔利之爲者。亦必取舊設之穀法。而盡蠲之。而後可也。（歐俗古謂巫覡能役使物魅。執左道害人而立焚燔之律。廢此將二百餘年矣。）

雖察理之令。不能不與世俗同其謬悠。然自其令行。其利進農業。而使民享足食之福者。令甲之中。莫與比也。蓋自其令行。內地之穀商。去前此之束縛。而爲法令所保持者。得未曾有。因之穀食大通。幅湊都市。農民享報。歌舞郊原。此其由內銷之盛之

所爲過於入口外輸二者之所爲遠矣。考諸穀由外人英之數與每歲民食之比例，不過猶一之於五百七十，而諸穀由英外輸之數與每歲民食之比例，不過猶一之於三十一也。然則內銷之重，較之外至者五百七十倍之，而較之外輸者亦三十倍也。雖其名數不必皆精且審，而爲政者得此，其於內外之間，當知所重矣。後英麥價大平，未必非察理之令致之。蓋其令行者垂二十五年，萌長發皇，其效尤著顯也。

二夫運穀入國，固以使吾穀加多，吾民益飽也。故謂穀價由之而賤，則然。謂其必至妨農則不然。蓋其所降減者，非穀之真值，穀之真值在其所養之民功。此莫能增損者也。使輸入之路大通，吾國農民與田主每歲之所收，雖若遞減，而所得金銀之數，不若禁入之時之多。顧銀數雖減，銀值乃增。所市之物，所雇之功，將多於昔。然則其減入之數，其用享之資，名減而實不減。銀數雖少，而易權則相若也。易權相若，則其治田播種之事，亦將無殊。且銀值加貴，穀價跌而不騰，他產準之，皆宜降賤。致之外市，便益爭銷，銷多貨通，而國中之百業皆奮。夫國中銷穀之多寡，必以民業之盛衰

爲比例。民業彌奮。其銷穀彌多。且穀麥之銷於國中。以其市近。最便於農。故銀值之減。正所以廣產穀之銷場。其銷場又爲最便。此其於農爲損乎。爲益乎。使其爲益。則運入之穀商。雖其業有以使國中穀賤。而斷不至於妨農也。

察理第二之二十二載。下令曰。凡運麥入國。國中價在每括打五十三先令四便士下者。每括打稅十六先令。價在四鎊下者。稅八先令。云。觀此令。所舉麥價。如四鎊者。從未嘗有。即五十三先令四便士。亦獨百年以前大歉時有之。而如令所云。則非貴至四鎊。麥入口者。必納重稅。此與禁其入國。何以異乎。假使後之行法。其嚴一若立法之初。則遇凶年饑歲。民何以堪。是其令徒以病國也。後幸際遇凶荒。此令輒爲中罷。縱任外麥入國。時時有之。然惟其行法之不一。有以知其立法之不詳也。蓋是令之行。實與外輸之政相表裏。既獎外輸矣。使不禁入。抑加重稅。將麥價不及四十八先令時。外產之麥之輸入者。或無稅。抑稅之而輕。他日更以此麥外輸。反可得獎。如此則國帑徒傷。而一切獎政。凡以爲廣銷本產穀麥而設者。轉以利外產之銷售。故

禁入之政。雖明知其於民不便。有不得不憫然行之者也。

三。以常理言。則運穀外輸。於國中民食。明有所減。其勢自不能以之加多。雖然。自其流極而言之。則雖謂國中之穀。以外輸加多。可也。蓋外輸之穀。所由來者。不出二塗。本國所產。一也。外產輸入之舊。二也。此二者之穀。其數必溢於民食之所需。而後國中。有充斥之委積。然使國有明禁。穀而運出之事。不得自如。則生穀者。既不願生之太廣。以病其業。輸入者。亦不敢致之過多。坐自折閱。二者皆兢兢然持之。惟恐其過。則極其效。直僅足無餘而已。夫如是。則在市之穀。其供常不及求。而外穀之禁。勢有。使其土生穀之量。僅足其民。而莫能過。莫能過。則地利不興。而民食貴穀。獨池外。輸之禁者。其效反此。而且。有外銷之利也。

案斯密氏之於穀政也。前既深。獎出之不可。此又明指禁其外運之非。合前後。而觀之。知其旨。謂穀之出入。宜一任民之自由而已。蓋穀之外輸。其理猶江河之。有湖。載承其有餘。而即以濟其不足。得此。則國之穀價。自平。無俟常平社倉等之。

設也。且有外輸則農常不病而田業日興。至於歉耗之年。農斷無舍國中近市而反外運。遠銷之理。則亦不慮外輸而無以待歎也。大抵任其自然。則自相濟。加之。以獎。則諸弊叢生。非其言之或矛盾也。輒近數十年。英之穀政。悉本此書。穀之出入無稅。以本產之劣於民食。亦從無外輸之事。運入者無稅。故國中穀價得常平也。周官大司徒荒政。五曰舍禁。六曰去譏。而後之人。每逢凶年。則有禁穀出鄉之事。彼於異國。猶可以相通。而吾於一家。且不能相恤。此不徒闇於計政之可憂矣。當察理第二之十二載。使麥價每括打不過四十先令者。許民輸運出口。而他雜糧。則以麥比例。爲令十六載。展限至每括打四十八先令。二十二載。又有展令。恣民出穀矣。然皆有權。號磅稅。特稅則主輕。如麥每括打。所征不過一先令。雀麥四便士。他雜糧則六便士。爲大較。至威廉馬理亞共治之第一載。設獎輸之令。所謂磅稅者。於麥價不逾四十八先令時。皆豁免。至威廉第三之十一十二諸載。著令穀價即過前額。亦無磅稅也。

是以外輸之穀。而自彼以來。不獨有獎輸之利。獲即轉運亦殊無滯礙。於境內售
 穀者。方之儉矣。且其令曰。凡爲外輸之穀者。無論年價豐歉。貴賤均得爲之。獨於國
 中屯穀待售。必麥價每括打在四十八先令以下。乃可願。不知如我前論。境內穀商。
 其利害必與國中食穀者相合。即欲背憐。勢有不能。至於外輸之商。其損益。轉時與
 國民相左。今假國中民食騰踊。而隣國荒饑。則運穀入彼。自然有利。而逐利無已。運
 出過多。則於國未必不大害也。深考立法之意。固非求本國生穀之日多。而實則務
 使穀價常高。而國中食穀者。常有供不逮求之象。彼固以此爲勸農之事也。於入國之
 穀。則沮之。雖在下稔之年。民所食者。必盡出國中之所產。於出國之穀。則獎之。雖在
 下稔之年。穀價之昂。至於四十八先令。每括打矣。而民於國產。尙不得全而食之。農
 固勸矣。如通國之食穀者。何惟其政之不中。故其勢乃不能以自行。而有時不能不
 自亂其例。乃有暫行禁穀出口。盡弛入口。穀稅之令。以救其政之不可通。夫政而前
 後違反如是。則不中之故。雖愚者可以瞭然。何假深辨而後悟其非哉。政之適理者。

固無事於具募更張也。

向使諸國之於穀政也，因任自然，盡弛出入之禁，則相爲通轉，無異大國之列州，既可免荒，而歉年亦不至於甚病。一洲之中，天時地利，至爲不齊，旱潦所被，從無遍及。此歉彼豐，其爲相通勢至便也。不幸列邦之民，能知此而使商務之廓然自由者，絕少。惟務沮抑驅迫，使悖理害人之政，樊然重臻，而後天災之烈，乃有熒然不可嚮避者矣。且惟不素通，故有時大國遇荒，以需穀忽多，隣境小邦，不敢縱粟出國，知退懼閉關之事，一大爲倡，群小斯和，雖有善政，不能用也。歐洲穀政，若瑞士義大理，則之小部，誠不可不立外輸之限制。獨大國若英若法，產穀至多，即縱外輸，不至生害，無事其爲此也。大抵農爲生穀之業，必立條禁，使不得趨最利之市售之，無論於一國之政爲何如，實皆侵民自由奪其應享之權利，故非甚不得已，穀之出國，本不宜禁也。

觀各國之穀政，與各國之教政，有相若者。蓋民生日用之間，其繫心最切者，當前之

事莫若口體所資。未來之生莫若罪福異報。繫心既切。於是各有主張。爲政者不得不循業情。爲之法令。而無如民之所主張者。未必皆當也。故二者之政。雖所關於民生至重。而見諸行事。則合理希也。

案英國今日計家幟志。莫若馬狹爾。馬嘗謂計學爲人事中最大之一支。而計學之外。則莫若教宗事天之事。民品之高下。風俗之醇澆。大抵此二者爲之。他若文章爲娛情之用。兵革爲爭奪之器。於化之進退。雖常爲大因。究不若計與教二者之不可須臾離也。其言蓋本於此。

四、捐商運穀入關。將以復輸出國者。其業亦能使國中之穀加多。捐商售穀。多在國外。然使在內可售。就令其利稍遜外輸。亦所欣願。蓋不待外輸而售。一切轉運之費皆省。故國有轉穀之商。則地爲積聚之區。其民無乏絕之患。雖有時國中穀價。由之賤。而名賤實否。往往穀之見賤者。山銀值之見貴也。

吾英於穀麥捐業。雖所不禁。而入口有關權之重。運出之頃。又太平斬其掣還之利。

益則與禁絕無以異矣。惟凶歉之年穀痛騰躍入口乃免稅耳。而當此之時以穀出
國又法所不許者。其條令糾紛多窒如此。然則穀麥榨業謂之禁絕不行。蔑不可已
山前而觀之。知吾英之穀法。其用意造謀大抵與設爲獎令者。同出於商宗之計學
商宗計學者。以多積金銀爲本者也。使吾說有可信者存。則時人衆口交稱。謂其政
之利行者。甚無謂矣。彼以謂自其政行。吾國日富。獨不悟此果之起於他因。而絕非
穀法之所致也。今夫國之能富。必本於民之勸功。而民之勸功。必本必政刑之克中。
身家之安固。吾英之政。其他不可知。民之身家。可謂固矣。其勸動所收之利實。安然
享之。雖王公勢豪。莫能腹剝之也。有此則國皆可興。法令細者。雖少違謬。不足害也。
況吾英自戈洛幕爾革命以來。所以禁防君上者。愈周。其所以申民權者。愈至。民方
自謀。以漸其資生之日進。使任其自爲。而莫之煩黷。則國殖之潛滋。萌長。誠有非常
識所能窺者。匡翼勞來。徒虛語耳。苟不苦之。民固無所求助於其上也。即令其國之
舊章。所以阻窒其進者。猶多。而自由衆致之力。常有以掃除勝越之。使前人懸詩厲

階不終爲梗。夫所謂前人愚諄厲階者，不過侵民自主之權，而令所享之利實遜耳。然使其大者既闕，則小小者將不期而自泯。今吾英民之享實固甚安也，雖其權尙未足爲大伸公道尙未足爲大著，而以較歐之列邦之政俗，則其伸與著莫與京矣。國之目富，由此於穀法何關焉？事固有其相從而不得爲因果者，此類是也。今必謂國之目富見於穀法既施之後，故穀法必爲日富胎基，則吾英自國債不嘗以還，而後見富厚之實，將亦謂富厚爲國債之後效乎？必不然矣。

前謂凡國法令如獎外輸之屬，推其流極，皆與波陀噶爾西班牙之禁金銀出國者同科，蓋皆有以使銀值日賤故也。然而同矣。顧吾英乃歐洲至富之邦，而波西二者則爲窮丐無俚之國，何耶？其故有二。彼波西者，本極貧之國，總其進口貨數，不過六兆鎊有奇，金銀非衣食之品，乃西則加重權，波則立厲禁，關譏禁嚴，使二者不得出國，而爲無益之饒。此其事雖與吾英獎穀麥出口之政同，而於使銀日輕，其輕重紆徑之效，固大異也。此其故一也。吾英政策之愚，雖不止於獎令，然察其民權則大伸。

觀其民產則甚固。其安集樂利。有以救其失而有餘。而波西民之力役。既奪其自由。其收成享實。又恆有暴豪。賤奪之害。朝政教宗。皆本數百年之舊制。其積弊滋深。國病民貧。猶不知變。夫如是則雖其中商政。盡法美意良。無救其爲窮。無理之國也。此其故二也。

吾英今王（若耳治第三）之十三載。於穀法頗有更張。一時議者咸以爲善。顧自我觀之。得失正參半耳。其於古法。經更張而善者固多。而經更張而失者亦不少也。穀麥進口之稅。減民食以廉。而外輸之獎。未盡去也。運入以爲出者。則免其關稅。而官爲之屯。此其利捐業過舊法遠矣。而運穀出國所定穀價之限。則又皆過狹。故曰得失半也。雖然。梭倫不云乎。吾法雖未盡善。而於一時之人心民智。國利地形。則盡其所得爲而不可復加者矣。法固有明知其善而不可行者。則莫若先其可行。以俟他日之更進也。

案斯密氏此書。於商宗計學之說。可謂辭而闕之廓如者矣。自今日而觀之。不知

當日歐洲主計者直何所蔽其見之頗謬至如彼也誠使必金銀之多而後爲富則西班牙波陀嗎爾宜爲強國於後而墨西哥秘魯宜爲大國於前何皆窮丐無俚而卒稱富強反在英法諸邦之無一金銀礦者雖至愚人宜以悟矣乃當時明此者至少而幾於絕無則其矣習之固人而能違之者寡也且豈僅當日之歐洲而已即今中國時務之士其不持漏卮之說與夫輕出重入之旨以言稅者亦幾罕覩則於古人又何責焉自乾嘉以還西國專家之士治計學目精童子入塾則取其大經大法教之以視斯密氏此書其深淺疏密殆不可同年而語矣顧不佞之爲譯乃獨有取於是書者則以其論之中於吾病者方多不徒登高行遠必先卑邈已也此亦梭倫造律先其利行之義也夫

篇六

論通商條約

今使一國之於商政也於物產之出入於某國獨優立之條約中載某貨獨許進口

銷傳餘國則禁之某貨進口獨免關推餘國則征之此獨優之國之商工由是於彼有阻斷專利之實其銷場必由是而益廣其市利必由是而益豐益廣者以其拒人而納我也益豐者以國爲所阻斷而制價得以加昂也則以此約之故必享大利明矣。

雖然此約也於所優之商工則利矣而於優之者之商工則有損也既許之以阻斷其來貨將不期而自昂必不若平等兼收之廉賤也來貨既昂則所出之本產吾所持以與爲易者必賤交易之道此屈則彼申言彼貴者無異言此賤也是故自此約立吾國歲產之易權乃遜雖然遜矣而猶未至於虧折也價雖賤不能比於經價而猶微也經價者必復其母而加所通行之贏率也使不及此勢不可常故優人者雖有所損尙有所贏也。

今有條約與此理反而群以謂利行則吾不知其所據之爲何理矣彼方與人爲約許之專利於某貨以自伐閱其所以爲然則曰得此而後吾之出貨過於彼之入貨。

以坐得其二品以補進出之差。此所以爲利行也。一千七百二十三年，吾英與波陀噶爾通商，英使麥端所與立之專約正如此。約書三款如左方。

第一款至神威武波陀噶爾大王，自其身至於後嗣，允許英國所造呢綢及一切毯氈之貨進其國口，一如舊章。至於另立國律禁止之日爲止，惟其事須照後二款行方爲如約。

第二款至神威武大不列顛太后王，自其身至於後嗣，亦須允許波國所產之葡萄酒進其國口。波酒運至者，無論裝筒或木甕，或瓮首，度量相同，則照法國西所運至之葡萄酒稅三減一。英法兩國爲和爲戰，英於波酒之稅，無論或徑或紆，或別立名目，均不得有所多取。假如所減稅則，英國中有議變者，或有以爲不然者，波國大王，即將英國所造呢綢及他項毯氈貨物禁止勿納，不爲背約。

第三款兩國全權大使，各保此約既成，國主無有異議，自兩使畫諾後，以兩箇月爲限，即將國主簽名親允之約互換。

此約既成。波陀噶爾國家有必納英成呢劇之責。其關惟則歸於未禁之先。不能別有增益。願必納者非專納也。其所許於英者。亦不過與所許於法荷諸國者等耳。非有獨優之利也。而英之國家所許於波者。則不然。既納其釐矣。而稅權則必比餘國爲加輕。他國三而波則二之。故此約以常道言。於波利於英無所利也。

乃吾英講於外交之家。獨以此約爲極妙之政策。則嘗於得金之多也。不知波陀噶爾歲取巴西之金。以供國中之用。猶有餘積而藏之。則停利之所亡甚鉅。出而徒轉之於國中。又無從而得利。則雖有其嚴之禁。其勢不能不出國也。出國以易外貨。售之本國而後利生。故波陀噶爾之金。所歲致於英者甚夥。凡皆以易英貨抑他國之產。而由英轉售者也。吾聞巴勒諺言。驛船走波陀噶爾者。其潛金入英。每七日數約五萬鎊。此殆過實。果爾。是由波入英之金。歲乃二兆六十萬鎊也。巴西每年所產不及此數。以是知其誕矣。

與者英商之在波陀噶爾。所得利益。大半非條約之所爲。多隨時乞假沾丐得之。以

其王之加寵英民故吾英於波誼亦日篤有事常陰助之繼而吾商與王違言前許之利益大半奪故先謂與波交通之利者至是皆自叛其說言與波交通之無所利又謂由波歲至之金非英力所能致而餘國實爲之波之果酒人英與英之呢罽入波其值約相抵英固未嘗獨利也云云

巴勒諦之言如彼而諸商所云如此二說如是其違反也自我觀之就令由波來此之金悉英貨之所易得者且所得者不止於巴勒諦所言之數然而其事不必較之他國之通商爲特別也吾產之所往幾何彼產之來其值恆與相抵他國通商如此波之通商亦如此也烏能以金故獨過乎

且由波所至之金其用諸國法與盤孟驅飾者爲數常甚微則其金之至我將有大分不能積以藏之而必轉以易他國之貨物者無疑也既必出以易他國之貨物矣則與其先易波之黃金而後由金與之更易也何若徑以爲之而易之以吾英之成貨乎夫二商業等紆者之利常不及徑吾之前論既明之矣蓋所致之貨多少同徑

者之母自寡然則使吾英工商成貨以與波通者爲其少以與他國通者爲其多少以致其金銀多以致其他貨金固得也而百貨亦自集二者皆徑將所用之母財必節於今遠矣夫如是則母財有餘有餘將以營新業其民功之所鼓者愈衆而歲殖之所進者愈多

即自求金之旨言之縱波陀噶爾絕不與英通而英之得金猶自若爲國法乎爲盤孟乎爲驅備乎爲購貨於外國乎苟有所需將皆自至不虞其乏也黃金與他物等耳有所與易者則不擇地皆可致且波陀噶爾之金既過其所需矣雖爲之嚴禁深防十重之關百里之郭其金之外流自若也他國得之必出以爲易者猶吾英得之必出以爲易也以貨得金於波陀噶爾者爲其一而徑以貨得金於餘國者爲其二而紆爲其紆者固費於爲其徑者顧二者之爲異至微雖置不問無害也

或曰吾英歲進之金皆波產也其餘國之通商吾之進出差大抵皆負其爲正者甚少又皆微然則波有大造於吾英也不知國之進金亦有其域其由於一國者既多

則其山於餘國者自少。蓋其物與百產同。民之求之既足所需。則不復過。其由於一國者。既盡其什九矣。則由於餘國者。不能過什一也。且使由於一國者。歲之所進。過於所需。周於泉幣器飾之用。而猶有餘。則其出以輸他國者。且不可止。今之言財政者。大抵熒於至無謂之進出。差。然使其差於一國之爲正者過多。則見於餘國者。將無往而不負。其爲物固有制域。此盈則彼虛。不可以法而強爲也。

案斯密氏計學於此等處最窺其深。其理已與後賢所謂全力常住不可增減之例。通而爲一。在當時而能如是。誠命世之才。宜乎其能爲一學開山也。

是故有謂吾英商務非波陀噶爾不足以自存者。其說爲大愚。而時人則信之者衆。近者戰事將開。法與西班牙於吾英無所責過。而遽令波陀噶爾閉海。將英船盡驅出國。而於波國各口。循置法西二國之戍兵以爲守。則彼之所爲。亦爲前說之意也。假當日波王忘其國體之傷。而俯首受此無名之約束。其於波國大損。而於吾國不獨無害。抑且利之。蓋前約成。其所害於英者。不過失一波國商場已耳。而波以

至弱之國。疆圉之間。一可無恃。以其與我爲聯。我以全力持之。此可一幸而不可再。微之事也。前約成。而我從此息肩。夫非甚利者耶。非不知波國商場果去。吾商之業。於彼者。將甚不便。收母他營。非一二年不集事。顧英之所失。實止於此。以較用吾全力。持一弱鄰。使全國之民。困於軍旅饋餉者。豈可等而論之也哉。

惟金銀之人國也。其所以爲泉幣器飾之需者少。其所以爲通商外國之用乃最多。夫前謂通商。以物易物者。徑以物易金。由金復物者。紆推之一易者。徑再易三易者。紆故紆之爲轉。不獨金可爲也。而惟金爲最便。最便故最利。蓋其物爲天下之易中。爲人人所樂受。本值重而易挾。其轉運之易。爲百貨尤。而磨損毀傷之費至微。是故商出本產。以致一貨。復以此貨致彼。以銷國中者。其爲之中。莫金銀若也。吾英所以與波陀噶爾通。而有以利國者在此。此固不必爲最利。而其利之不細。則誠難誣也。案此篇專論波約。以明諸宗用意之非。下緣論用金。因並及圖法爐費。

其取以爲泉幣器飾之需者。雖有待於外供。顧亦至微少已。此不待論而可知者也。

故雖波陀噶爾與我告絕而吾英求所以爲此者於他國亦易易耳吾國攻金之工其歲中所爲鎔范鑄鑄之事雖若甚煩顧其所以爲新者大半皆舊者之所化則有待於外來之增益者固甚少已。

至於國幣亦然今吾國每年所造之幣金者八十萬鎊有奇然造者雖如是之多而其所歲增者實劣於此數甚遠此又衆所共知者也蓋吾國造幣之費全出於官同是金也其在幣與在銀之異不過持以入局需旬日之延宕而已故在幣之金雖新出於范與在銀未造者重同則值不相遠獨用久之幣則多消磨而輕或穿窮取鎔往往適其初制吾英於圖法未幣之初金之下法錢者約百二而銀約百八也四十四幾尼有半之新幣以易一鎊之金於市而有餘四十四幾尼有半之舊錢以易一鎊之金則不足故在銀之金雖局價爲四十六鎊十四先令六便士而市價則四十七鎊十七先令有時至四十八鎊焉蓋當國幣多損之秋雖有新幣入市不能區而用之也則民常自處於有餘其受之也亦與通行之常幣等耳獨至取而鎔之則新

幣之異見所謂四十六鎊十四先令六便士者使爲新幣可得一磅法金而收四十八鎊之市價故國法未脩舊幣猶用之日雖歲有造幣而民爭私銷非嚴法峻刑所能禁也當是時也官泉局之造幣猶賓涅羅妃之織網焉一希臘古史載夏時希臘群島會長征安息之杜雷國有小島意達加其會名烏諱西者最多智爲羣會謀主杜雷國既破烏諱西浮海遇風波十餘年不得返國賓涅羅妃其婦也美而賢諸會居者爭欲得之謂賓其夫已死賓言曾對神誓織一網必網成而後可嫁於是晝織者夜輒解之如是者幾十年而其夫卒歸國也一晝之所成者即前夕之所解者耳泉局之造幣名爲歲八十萬非所加於國幣者年有此數也乃以彌縫每歲之所銷毀者爾然則其事亦等於攻金之工號爲新者多其舊者之所化則所需外金之增益者又不必多也

使民攜金銀至泉局轉之爲幣其一切冶鑄之費出諸私家則在幣之金貴於在錠將無異成器之金必加工費矣爐費所加無異國家取成幣之金而陰加之以國稅

蓋造幣乃國家獨有之利權。視所加之幾何。而通國之幣皆如此。無有此貴彼賤之殊也。然必所加者少。而後法行。使爐費加者過多。逾其治范所需之實。將境內封外盜鑄之姦。遂起。爐費愈大。盜鑄愈多。制幣之值。因之以減。法國泉局成幣。其爐費逢百取八。然時無盜鑄之姦者。蓋盜鑄之利。不酬犯憲之險。爲之於境內。則身危。爲之於封外。則爲之轉運者危。其事尙非百得六七之利。所能補苴者也。

法以加征爐費之故。在幣之金。實於在錠。一千七百二十六年。律定每馬克精金。一法以八翁斯爲一馬克。一色廿四加勒者。一加勒本衡名廿四加勒。爲一翁斯。其後乃以第黃金成色。假如淨金稱色廿四加勒。蓋一翁斯中純黃金。而無雜質也。若一翁斯中雜銅。或他質。二加勒者。則稱其色爲廿二加勒。餘仿此。今英國金鎊。其色廿二加勒。有奇。金表驅飾諸物。色十八加勒。其他金鍊諸物。則用十四加勒。者。英美兩國入市金器。大率如此。又寶石衡量。亦用加勒。廿四加勒。爲一馬克。十二分加勒。爲一古來音。譯言黍。加勒。譯言菽。一其價七百四十利佛。九蘇。一登業。有十一分登業。

之一而造幣法金色廿一加勒有四分加勒之三雜二加勒有四分之一之銅故以比例計之法金每馬克其價不得過六百七十一利佛又十登業也而泉局鑄之爲幣時乃範之爲金盧夷者三十枚枚抵二十四利佛是馬克爲七百二十利佛矣是則在幣之金貴於在錠者每馬克得四十八利佛十九蘇二登業也。

故國幣有爐費或局捐者則私毀常無利即有矣而其利亦甚微蓋私毀盜鑄之利皆存於國幣名實不同之間名過實則盜鑄不及實則私毀今使名不及實之差難於爐費則私毀不獨無利且有損矣等於爐費則無利損惟過於爐費者而後有利至幣無爐費則毀者之利滋多此其大略也故吾英當國法未脩之初使有值百取五之爐費則毀者將值百而失其三又使爐費爲值百取二彼將無所利損使爐費爲百一則毀者之利亦百一惟無爐費故其利有百二也（以其時通行金幣劣於法錢者百二故爾）故國之用幣以枚而不以重者欲杜私毀外運之姦莫若加之爐費無爐費則幣愈新權色愈正者其私毀外運之姦乃愈滋也。

考英幣所以無爐費之由蓋察理第二之代欲民之出其藏鏹以爲造幣故需免爐費而立之限期是後或行或罷至於一千七百六十九年而著爲永令矣英倫版克欲存款之周於待支則時時有鏹以入局兌換成幣之事其意亦謂國家免其爐費爲利於版克之一端而國家亦以版克之故重違其意故免費亦遂著爲永令然而交易用金出入必衡之事既甚不便而不可行而用金以重言者又不若以枚計者之爲愈則國家圖法正英倫版克群商所宜保持而使之無弊者而宜知造幣免費以滋私毀雖若利於版克而實未嘗利也顧彼之於計以不利爲利者豈此一端已哉

圖法未脩之先通行泉幣磨損劣於法錢者百二以無爐費故名過實者亦百二而版克收買金鏹交易鑄錢所受虧耗則亦百二假使當時有百二之爐費則通行泉幣雖經磨損不及足重之法錢而其值則與每枚中應有之金等蓋爐費之所加與磨損之所減者正相抵也故版克雖出百二之爐費以與泉局其所失者實止於此

數通前後爲計未嘗多也。又假使造幣之爐費加爲百五而通行泉幣損者百二則版克於收買金錠之時將有百三之獲而入局造幣須出百五之費如是則通前後爲計其所失仍爲百二未嘗多也。又假使造幣之爐費減爲百一而通行泉幣損者百二則版克於收買金錠之時將有百一之失而入局造幣須出百一之費如是則通前後爲計其所失仍爲百二未嘗多也。總之使造幣有費而通行泉幣色足權作則版克所失之於爐費者仍得之於收買金錠之時所得之於收買金錠者必更出之於爐費二者互爲消長而版克無所贏細於其間故通前後爲計在此與在前二者同其無費版克無所贏其有費版克無所失也。

國家於物產之征收薄則竊關逃稅之姦日穰群萌之以轉運爲業者名出賦稅非真出也。出者乃用物銷貨之家商代先納耳。未有不還取諸市價者也。泉幣百貨之一也。國有征稅行諸爐費之中而其爲用也則人人皆通轉之商收之將以爲出無所謂用物銷貨者矣。故使國家之於泉幣所征甚微而盜鑄之姦不作則其稅有先

納無終出之者何則其爲物不居取之所以爲予方其取則納稅及其予則取償之矣故曰泉幣之征有先納而無終出

然則造幣而加爐費於版克之費無所增於持金銀易幣之人無所損造幣而免爐費於彼亦未嘗有益也蓋無分爐費之有無但使既成之幣色足權侔造幣之費於民無損惟權色不齊則名實之異造幣之費當之矣

故國家爲民造幣而不取其費者不徒有損於度支而實棄可收之賦稅且費而不惠於版克洎夫私家之民均無益也

今使有以前說告版克者彼將掉頭而不顧何者以尤吾之說不過杜其小失不能使有所贏也雖然使吾英之國法常如此而大數出入猶以重論而不以枚則雖用吾說其於版克誠無所利獨使論重之俗且暮改而金銀磨損一如國法未脩之時則吾說果行版克之益將甚不訾蓋以鋌往以幣歸者獨版克之款爲最鉅每歲之費泉局當之向使泉局造新不過以補苴失亡更易磨損則極其數將五萬至於一

億足矣。乃往者每歲鑄錢，不僅爲此。其大分則以塞私毀外流之漏卮。故國法未脩之十餘年，每歲造幣乃至八十五萬枚之多。向使金幣爐費百加四五，則私毀外流所爲無利。無利則不待禁而漏卮塞矣。夫如是，則英倫版克每歲造幣八十五萬枚，其中所失百幾二五之費，可以大減。夫八十五萬之百二五者，二萬一千二百五十鎊也。使吾說行，其所失者或不及什一。夫此豈曰小補之哉。

議院每年所籌造幣費，不過一萬四千鎊。而泉局所費如辛俸正雜者，僅半此數。故就令取此費而省之，卽或加以征抽，其數亦不能甚鉅。此皆於國微。主計者置爲不屑留意。宜也。願自版克言之，使所省者歲可至二萬鎊之多，則宜所加意者矣。且此非徒懸之虛論也。其事既見之於前，自可復出之於後。出則吾策之善否驗矣。

右所考論皆泉幣之事。於通商條約所涉蓋微，則以位置之宜言之，應在部甲論泉幣之篇。抑附於論真值市價之末，願論之於此者，蓋造幣之所以無費，其事起於勸民，而以造幣勸民，其旨本於儲宗之計學。是宗學者非金銀不足以爲財，非泉幣不

足以言富。國家雖微費而裒多金。政之便宜莫過此者。夫固彼學富國之事之一端矣。此吾所以不出於前而出諸此篇之微意也。

案英國至今其金鑄造幣之費猶出於國家。而先令便士則名實之所差甚鉅。其造幣之政雖與古同。而其所以然之旨則大異。學者所宜深察也。